# 杜詩

第十一

尋訪

酬荅

惠貺

送別

十二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二

尋訪 古詩三首 律詩十三首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晦日謂正月晦日當是乾元元年歸京師時作

朝光入甕牖 夢弼曰記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蓬户甕牖音義曰以蓬為户以甕口為牖 尸寢驚弊裘 洙曰語寢不尸 夢弼曰甫正北尸寢或見晨光入牖驚起而衣弊裘也 起行視天宇 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闊 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 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今興來不懶是以梳頭而有所尋也 出門無

所待夢弼曰不待車從也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夢弼
曰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而應門免值公與侯夢弼曰謂道遇公侯免相
揖也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田曰是時盖與崔李定交相會
以心不以跡也古樂府不重一囊金惟重心襟會此乃會心之意每過得酒
傾鄭卬曰過古禾切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權趙曰張平子思
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况因令節求夢弼曰謂晦日尋崔李也唐以正月晦日
爲令節李生園欲荒夢弼曰謂百物凋零也舊竹頗脩脩
舊一作有夢弼曰喻李生有歲寒之節也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
酬崔侯初筵色夢弼曰詩賓之初筵已畏空樽愁世寫得濃

至○【朱】曰孔融曰樽中酒不空【蒙註】曰崔於筵察其色惟恐酒盡不足延客其相愛如此

也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蒙註】曰不芳鳩切弗也草

牙既青出蜂聲亦曖遊【蒙註】曰謂晦日已有春色動植皆得其性

也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蒙註】曰謂欲休兵使民皆樂其

業也家語鑄劒戟為農器上古葛天民民一作氏【蒙註】曰帝王世紀女媧氏

沒有大定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包犧氏之號曰炎帝不貽黃屋

憂【蒙註】曰傷今俗薄人詠動輒為亂故使天子蒙塵也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

之儀以黃繒為囊也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朱】曰晉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

會數以時事間之發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夢弼]曰甫自賊竄歸謁肅宗肅宗
授以拾遺甫自負經世意遂諫不宜廢黜宰相房琯坐是見斥是以酣飲自污爲明哲保
身之術以比阮籍熟醉獲免當世之咎也威鳳高其翔翔一作自高[朱]曰漢
記南郡獲威鳳爲寶註鳳之有威儀者也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翔而不
下全身遠害也長鯨吞九州[夢弼]曰喻祿山吞噬天下也崔豹古今註鯨海
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地軸爲之翻[夢弼]曰言率土不安居也百
川皆亂流[夢弼]曰喻羣盜不知朝宗之義也當歌欲一放淚
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批]閑處復得一語○[蘇]曰王商見于存飲
濁酒商笑曰君子何苦好此物耶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庶用慰沉浮

夢弼曰浮沉猶言盛衰也世說顧邵謂龐統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一世與時浮沉吾不如子

雨過蘇端 公自註端置酒卞圜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鶴曰詩云妻孥隔軍壘當是至德二年作

雞鳴風雨交 洙曰詩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師曰雞鳴思君子之詩寓意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

久旱雨亦好 鶴曰按舊史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甲戌方止故云

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蘇曰夏侯無食不寢使我早起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 ○批人情有此 洙曰言交態之薄也蘇曰邵平日交態浮薄吾甘自養或有親知家得一飯即掃遂不復再扣門矣

世態由此見也蘇侯得數過夢弼曰數音朔頻數也歡喜每傾倒夢弼曰晉書王夫人謂其弟曰王家見二謝來傾家倒寫見汝來平平爾也復可憐人也復一作復也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縱一作縱喧閙慰衰老慰一作畏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趙曰阮籍詠懷一身不自保何說戀妻子今於糧粒或自保之下言妻子隔軍壘亦使此矣

夏日李公見訪公自註李時爲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表

李公當是李炎在天寶十四載作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補註]貧者

所居似類於荒村塢障僻近城南樓[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

[補註]雖其地僻陋而近於城南之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鄭]曰不方鳩切弗也牆頭過

濁醪[杜]實事宅人以爲不足寫⊙[夢弼]曰言其朴眞也[蘇]曰友人見陶偓偓家貧無

以致譏其降人賢謂偓偓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偓偓曰貧不能備醇酎降

人密於牆頭度以濁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樂宋朝王龔公過偓廟有詩云九重天闕夢搏

翼黃鷄白酒鄰舍恩展席俯長流[夢弼]曰言展席俯瞰流水也清風

左右至[杜]自得適然○[夢弼]曰江淹詩晨飇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客意已

驚秋巢多衆鳥鬭葉密鳴蟬稠夢弼曰稠直由切說文多也苦遭此物聒孰語吾廬幽語一作謂洙曰陶淵明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水花晚色靜一作淨洙曰古今註蓮花亦名水花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夢弼曰後漢孔融性寬容喜誘後進及退閑居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楊曰荷花潔靜猶清人之神思只恐樂有餘而樽不足無以延客之歡故云

、有客鶴曰詩云幽栖地僻經過少又云莫嫌野外無供給當是上元元年在草堂作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夢弼曰謂有肺

疾也豈有文章驚海内謾勞車馬駐江干【注】此與後
文嶲語意似之【注】曰詩寘之河之干兮詰干誰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竟日淹
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注】曰麁糲麁衣糲食也莫
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苕溪【訓云】【注】曰李濟
翁資暇集謂園廷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園籬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者假
與貧民誤以籞為藥孫季舉為說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不亦異耶求看藥
欄之意復爾觀錄又從而信之皆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籞耳
客至【原注】喜崔明府相過【注】曰舍南舍北皆春水又云盤飧市遠無兼
味當在浣花作然時花已成徑酒有舊醅皆非上元元年經營時事當在二年

作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illegible]又是一體○

[illegible]曰言所居僻寂唯與沙鷗相狎也花徑不曾緣客掃[illegible]曰王武仲隱居草[illegible]相訪[illegible]竹[illegible]日君子宜去吾不可啓關閉路[illegible]滿徑[illegible][illegible]遣賞久之而歸[illegible]

[illegible]曰未嘗有客至故不掃花徑也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illegible]又[illegible]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嚴中丞枉駕見過[illegible]嚴自東川除西川就令兩川都節制[illegible]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得稱

爲中丞盖廣德元年十月武方拜黄門侍郎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

元戎小隊出郊坰 夢弼曰元戎美嚴武之車騎也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問柳尋花到野亭 川合東西瞻使節 洙曰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爲一道以武爲尹 地分南北任流萍 流一作孤 趙曰公自言也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爲北而蜀爲南也 扁舟不獨如張翰 补翰不音平據此 希曰貨殖傳乃乘扁舟註特舟也 趙曰晉文苑有張翰傳傳中別無扁舟之文唯云爲掾於齊王冏幕見秋風起思菰蓴鱸膾遂命駕歸吳而已 皂帽應無似管寧 夢弼曰皂一作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傳寧隱不仕

魏黃龍中徵命不就居海上常著皂帽布裙又杜佑通典管寧在家常著皂帽寂寞江天雲霧裏寂寞一作今日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夢弼】曰公自謂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鶴】曰既題云嚴公則是寶應元年嚴未赴召時作

竹裏行廚洗玉盤【夢弼】曰神仙傳麻姑至蔡邑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富貴無限也又云左慈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廚花邊立馬簇金鞍【夢弼】曰古樂府白馬行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非關使

者徵求急[趙]曰莊子顏闔守陋閭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之不得矣[夢弼]曰徵召也言嚴武之來子美踈散不假莫知其所往故使者求索之急也

自識將軍禮數寬[洙]曰嵇康書云阮籍爲禮法之士所繩疾大將軍保持之[夢弼]曰言嚴武之寬大不以子美懶惰爲尤也

百年地僻柴門迥[夢弼]曰子美開草堂以養百年之老也

五月江深草閣寒[批]清健朴野

看弄漁舟移白日[夢弼]曰弄漁舟以言嚴公也移白日言盡日也

老農何有罄交歡[趙]曰老農公自言也[補註]胡苕溪云律詩之作用字平仄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老杜此詩七言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常用此體依詩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洙】曰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公有哭王彭州掄詩此詩云皂蓋能忘折野梅當是上元二年冬作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故適在成都柳芳曆日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當有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蒸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拔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敘其自彭而還蜀也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鸛一作鶴鄰鷄還過短墻來【夢弼】曰此聯謂以日

旻開户故也繡衣屢許携家醖【洙】曰漢侍御有繡衣直指使【夢弼】曰

措言王侍御也皂蓋能忘折野梅【洙】曰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轓【夢

弼】曰措言高使君也能忘折野梅此有邀之之意戲假霜威促山簡

【師】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須成一醉習池迴【夢弼】曰霜威言

王侍御山簡又以此高使君也甫借王侍御霜臺之威督高使君以相過也○【趙】曰晉山

簡鎮襄陽時荊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用一依得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

重相看自愧無鮭菜【夢弼】曰鮭户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揔

稱至今有此語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空煩鉶馬鞍移時勸山簡一時作搏頭白恐風寒公自註高每云改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illegible]曰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交新徒有喜夢弼曰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趙曰盖公所居有臺焉

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

范二員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

待聊寄此作【鶴】曰詩云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當在浣花作當是上元二年

輾往比鄰去【朱】曰比近也空閑二妙歸書【朱】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illegible]】曰以比范吳也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illegible]】曰甫所居幽僻凡陋簡略嗟今蒙枉駕雖衰老頭白已復生光輝也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illegible]】曰范彥龍贈張徐州詩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鶴】曰詩云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則孟之所居不在城市授公賦孟氏

詩云上鄰惠近舍當是大曆二年作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註〕語意自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註〕日言今來孟氏家因重其兄弟孝友論篤也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註〕日漢禰衡[illegible]弱冠孔融年四十爲忘年交

過客相尋〔註〕日詩云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當是大曆二年卜居瀼西作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註〕日地幽故得遂踈慵也客至罷琴書〔註〕日惟以琴書自樂也挂壁移筐

果呼兒問煮魚鮑曰樂府呼兒烹鯉魚時聞繫舟檝及

此問吾廬趙曰公自言凡有舟楫過往以來見之也

賓至鶴曰詩云臨江卜宅新當是上元元年草堂作

患氣經時久洙曰公嘗有肺疾故云臨江卜宅新蘇曰舊史所謂結廬枕江也喧卑方避俗彥輔曰古詩喧卑厭俗居疎快頗

宜人彥輔曰江揔詩山谿自疎快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

巾洙曰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

親彥輔曰言蔬不多為客小摘是見其重客也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

貰[illegible]曰詩云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當是上元元年初營草堂時作

客裏何遷次[illegible]曰次乃次舍遷次謂遷卜此居也[illegible]曰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illegible]曰詩不憖遺一老[illegible]曰一老公自稱也愁破是今朝[illegible]曰愁破言客來破吾之愁也[illegible]曰阮籍久寓西山一日友人携酒炙鷄往見阮大笑曰今朝愁腸破矣其曠放如此

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聞斛斯六官未歸[illegible]曰斛斯複姓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註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此詩當在成都作從舊次上元二年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illegible]曰唐書
言以文獲財未有如李邕者[illegible]曰段諧家貪
賣文爲活後子孫多匿縣要[illegible]曰夫爲人作
碑以至遠去索
錄爲可傷矣翻令室倒懸[illegible]曰孟子猶解
倒懸言其室中
飢能不啻倒懸[illegible]
曰左傳室如懸磬荊扉深蔓草土銼冷踈
煙[illegible]曰銼坦坐切[illegible]曰蜀人以釜爲
銼[illegible]曰王褒家貧士銼經日無釜
無賴歸來省醉眠[illegible]曰唐史拾遺斛斯子明
九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
其文奇歲不減十萬隨得遺貴家人
至貧寠不給故末章詩以爲戒也

酬寄 律詩九首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illegible]曰即甫草堂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

善題鸚鵡賦〔傳〕日禰衡爲黄祖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何

須不著鵕鸃冠〔傳〕日前漢佞幸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鵕鸃冠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註云鵕音浚鸃音儀即鷩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補註〕日嚴武以子美之才兵補衛之閒直應不音爲侍中冠鵕鸃爾何使臣之列也〔補註〕日孔穀夫續世說嚴武爲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營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嘯詠其田畝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傳能文而不冠又嘗言內時靜處敬其諫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以解嘲也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

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予美集中詩凡爲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蓋以自比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

乎比
乎

腹中書籍幽時曬【處】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肘後醫方靜處看【處】曰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

興發會能馳

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處】曰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經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題】曰稱公而不曰鄭公末封鄭也為中丞大夫時作如後篇云中丞嚴公是也詩云枉沐旌麾出城府即所謂嚴中丞枉駕見過當在寶應元年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題】曰公嘗為左拾遺按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

懶性終來水竹居　奉引濫騎沙苑馬〔趙〕曰拾遺掌供奉則騎馬以奉引〔夢弼〕曰奉引謂導駕也〔師〕曰於沙苑置坊監養馬　幽棲真釣錦江魚〔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　謝安不倦登臨費〔洙〕曰以謝安比嚴公也〔趙〕曰晉謝安嘗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公言費則以嚴公有發厨載酒之費也　阮籍焉知禮法疎〔洙〕曰晉阮籍性疎懶至爲禮法之士疾如讎焉〔師〕曰武數過子美草堂携酒饌遺頗厚故云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公自釋不著鵔鸃冠之罪也　枉沐旌麾出城府枉沐一作何日　草茅無逕欲教鋤〔洙〕曰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註】曰招提謂佛寺也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夢弼】曰維摩經如人入薝蔔林唯嗅薝蔔不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註】曰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爲設難尋經剩欲翻【註】曰翻譯也莊子繙十二部經也【補】曰舊註誤引莊子繙十二經爲翻十二部經非也莊子言繙十二經以說老子其云繙者委曲敷衍之謂非翻譯爾十二經解者以爲六經六緯非佛十二部經也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註】曰揚子雲作太玄經解朝日時方草太玄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時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爲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 夢弼曰故人謂使君祿米廩俸也 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 夢弼曰涅槃經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佛遺教於娑羅雙樹間 三車肯載書 洙曰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彥曰司馬相如善爲賦揚雄每作賦擬相如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夢弼曰今公詩意姑以著書則不敢爲賦則能之耳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

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
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
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
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
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云
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遥知簇鞍馬回首
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
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
杜荅云藥裏關心詩揔廢皆如鐘磬在簴
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日

景差蘭臺春望千峯楚岫碧萬木郢城陰湘潭一葉黃鶴曰湘潭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故人湖外客夢弼曰故人指子美白首尚為郎趙曰杜公晚爲貟外郎馮唐顏駟白首爲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薛曰文選顏延年和謝監詩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酬韋韶州見寄鶴曰韋詩云江上早來涼又云湘潭一葉黃當是大曆四年秋作

養拙江湖外朝庭記憶疎深慙長者轍洙曰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言見過之無人也重得故人書洙曰客從遠方

來遺我一札書又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

白髮絲難理 [illegible]曰張企素髮如絲無計料理幾煩梳鏡時起咨嗟

新詩錦不如 雖無南過雁 [illegible]曰衡陽有回雁峯相傳雁自此而回是時公在潭故云

看取北來魚 [illegible]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雁故公以北來魚識之蓋謂雁不過衡陽而備湘北流也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内流傳久 舊德朝中屬望勞 〔夢弼〕曰子美乃先朝舊德天下仰望冀其大用故也

郡邑地卑饒霧雨 [illegible]曰荆楚之地卑濕多霧瘴也賈誼傳誼既謫長沙長沙卑濕乃為鵩賦以自廣江

湖天闊足風濤夢弼曰峽江之風浪可畏也洙曰顏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松醪酒熟旁看醉夢弼曰謝敷曰山家松醪酒熟吾不能飲旁坐看子醉

蓮葉舟輕自學操洙曰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夢弼曰言舟輕如蓮葉荆楚之人善操舟子美久居此地漸學為之也

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洙曰邢子才苟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鄭曰世說庾闡字仲初作揚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紙為之貴

酬郭十五判官

受夢弼曰郭詩云衡陽紙價頓能高而此詩云喬口橘州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當是公在衡郭在潭大曆四年也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摠廢夢弼曰言心在療病無暇於詩也曹子建詩藥裹隨極酒花枝照眼句還成夢弼曰魏武帝樂府官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只同燕石能星隕師曰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側藏之以為大寶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發寶櫃十重客見之俛而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洙曰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又星隕如雨自得隨珠覺夜明夢弼曰言郭判官之詩如隨侯之珠也淮南子隋侯之珠註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洙曰搜神記隨珠徑寸夜有光明喬口橘洲風浪促師曰喬口橘洲乃荊衡之地繫帆

何惜片時程〔師曰欲再來訪已也〕

酬别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夔評曰書序昔在帝堯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再觀漢官儀〔夔評曰光武紀三輔吏士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殊庭一作斜亭〕俱承别館追斗城憐舊路〔夔評曰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鍋水惜歸期〔夔評曰魏文帝至譙兄弟渦水上馬書鞭以賦〕峯樹還相伴〔夔評曰謂昔會秦關行闕也〕江雲更對

垂夢弼曰謂今別巴嶺行李也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夢弼曰宣城圖經敬亭在宣城此謝朓敬亭詩此山百里合沓雲齊獨鶴朝唳飢鼯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柚秖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夢弼曰武自註昔會秦關今別巴嶺

惠覕古詩一首　律詩三首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縟段鶴曰詩云來瑱賜自盡而瑱伏誅在廣德元年正月當是廣德二年在成都作公自謂田舍翁則冊歸草堂時也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細一作翠夢弼曰廣雅天竺出細織
成魏略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色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
綺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洙曰江賦揚鬐掉尾又介鯨乘
濤以出入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洙曰自開緘風濤湧至此
句皆敘織段之紋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曹植詩曰
終宴不知疲日宴云乃安榮也空堂魑魅走師曰言堂上無所有鬼神
驚竄此物也高枕形神清夢弼曰謂爽人神思也領客珍重意
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夢弼曰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蘇曰
王翦留之懼不祥生其間去之可也施之混柴荊夢弼曰言柴門荊戶

適足以混汚此物不相稱也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希]曰古者服用各有程式故經制定則卑不敢踰尊此公所以不留餘錦也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趙]曰短褐者盖短窄之褐也煌煌珠宮物[夔]曰煌煌光明也[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寢處禍所嬰[夔]曰嬰累也此乃貴人寢處所用一賤老受之恐增其禍耳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洙]曰語乗肥馬衣輕裘[夔]曰甫歎息是時當權之士奢侈自大徒務乗肥衣輕不以干戈未息爲念也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鄭]曰瑱陟刃切氣豪直阻兵[趙]却其贈錦復引近年爲李鼎來瑱爲戒非無爲

者○希曰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爲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洙曰來瑱嘗爲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潜令裴茂圖之瑱擒茂妻子於漢江八朝謝罪代宗怒貶播州縣尉翌日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

昔聞黃金多洙曰蘇季子位高金多坐見悔吝生夢弼曰如李鼎來瑱之徒黃金雖多各罹禍

奈何田舍翁夢弼曰甫自謂也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蘇曰胡誼家貧讀書不憚寒暑所臥床上唯麤席布衾木枕而已

愧客茹藜羹茹一作飯夢弼曰茹食也趙曰莊子藜羹不糝師曰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所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于此又自卷以還客始覺心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何

以加此[夢弼]曰甫言自古驕侈取咎者多矣不如此卷此物還客惟振其祖席之塵苟足安居而已豈有茹藜之賤可享此奢麗之物耶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趙]曰夏侯湛賦詰朝之暇步趾前蕪[鶴]曰詩云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洙]曰劉伶酒德頌㧞麴藉糟[趙]曰周禮醴齊註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甕醬落

提攜[洙]曰甕醬用史記貨殖傳將醯千瓨之議飯糲添香味[趙]曰麄糲之飯也[夢弼]曰司馬遷傳堯舜糲粱之食註音辣張晏曰斛粟舂七斗米為糲朋來

有醉泥【夢弼】曰漢周澤傳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不齋醉如泥理生舺免俗【洙】曰竹林七賢傳阮咸曰未能免俗方法報山妻【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酒醬乃生計日用之物不免求方法以告其家人也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蘇】曰潘安仁荷省郎常來慰問知有憂病士之誠書信有柴胡【洙】曰藥名也郭璞聞景倩病作書令童送柴胡及真茶數兩飲子頻通汗【師】曰柴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汗懷君想報珠【洙】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蘇】曰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今沈約增崇

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之類皆爲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之枸杞固吾有鷄栖柰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朱〕曰峽俗信鬼病則禱祠而不服藥故峽中藥最小

歸楫生衣臥〔鶴〕曰謂歸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以上水更不須楫所以生衣而臥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夢弼〕曰謂楫生苔衣而不用也

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夢弼〕曰謂夔峽多險阻唯州稍平故欲韋郎中早來就此平地相見也

萬里皇華使〔朱〕曰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爲僚記腐儒〔朱〕曰左傳同官爲僚

漢高祖罵酈食其曰腐儒幾敗乃公事[illegible]曰腐儒甫自謂也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鶴曰[illegible]題云嚴中丞則是寶應元年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

送憐漁父 趙曰漁父公自謂也謝靈運詩鳴鞭適大阿 洗盞開嘗

對馬軍 [illegible]單州謂驅使騎為馬軍[illegible]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趙曰以漁父對馬軍為工矣[illegible]曰此律詩之變[illegible]又有五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者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學者不可不知

## 送別上　古詩十九首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趙〕曰相公杜鴻漸也大曆元年授劍南節度使〔鶴〕曰按史永泰二年二月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平章事節蜀是年十二月改大曆元年明年六月入朝訖詩云送子清秋暮當是元年秋作

去水絕還波〔洙〕曰古詩長江無回波洩雲無定姿〔□〕語〇興〔洙〕曰陸機賦有輕盈之艷狀無實體之眞形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夢弼〕曰去水洩雲如人生世間聚散不常也莊子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一作定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趙〕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夢弼〕曰當秋暮分離舉目對風

物長使人悲慼而惜別也

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夢弼】曰豪俊之士貴立勳業況國家已頻出師而楊監今正宜立功以報國也

相公鎮梁益【夢弼】曰梁益劍南道也

軍事無孑遺【鶴】曰詩靡有孑遺【夢弼】曰謂鴻漸精明軍事舉無遺策也

解榻再見今【洙】曰陳蕃禮徐穉別置一榻去則懸之來則解【夢弼】曰謂鴻漸君見楊監必解榻以待之

用才復擇誰【夢弼】曰尚或擇才而用舍楊監更其誰哉

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鶴】曰唐百官志殿中監一人從三品則其位誠高矣為郡之語楊殆有請故云【夢弼】曰況楊監官已高君奏辟為郡猶可固辭言必大用也

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蘇】曰張暑秉權勢漁奪貪民私努【夢弼】曰軍興之際供給日之貪吏掊克下民

如漁人之漁焉揚監其宜慎之干戈未息紀綱正所持〔夢弼〕曰干戈尚未寧息正當爲國操持紀綱此皆甫贈之以言也泛舟巨石橫

登陸草露滋〔夢弼〕曰言入蜀道路險阻如是也山門日易夕夕一作久當念居者思〔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居行者之語〔夢弼〕曰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此行日月易度當念甫有以思之冀其會集之辭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鶴〕曰裴虬大曆五年四月已出軍共平臧玠之亂而公亦去潭之衡當是四月夏作

白日照舟師〔夢弼〕曰舟師謂水軍也朱旗散廣川〔趙〕曰楚詞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洙〕曰餞謂羣公

祖餞南伯謂道州南邦也詩賔之初筵左右秩秩亦整肅皃〔師〕曰州長曰伯肅肅敬也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夢弼〕曰鄙人甫自謙於裴爲末親自幼年已佩服其德是以欲盡其底蘊以告之也

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洙〕曰言宣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於高賢無嬰於喪亂以變名節宜保之若金石之固子美以骨肉之義故其所言及此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夢弼〕曰甫自謙其爲計則拙其爲道州謀則氣義宏矣

會合苦不久苦或作共哀樂本相纏〔夢弼〕曰言欲別去極樂則繼之以哀也

交遊颯向盡〔夢弼〕曰颯衰颯也

宿昔浩茫然促觴

激百慮掩抑淚潺湲【添】日重別有所感也促觴言行觴急促也九歌橫流涕兮潺湲【師】日交遊之中衰替向盡平昔契舊回首泫然兒今促觴行還寧不感萬慮而潸淚為之潺湲乎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添】日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闕白團為我破【要解】日白團謂扇也別筵夜熱團扇為之孫破也華燭蟠長煙【要解】日梁元帝燭賦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鴰鶡催明星【鄭】日鴰古活切鶡何葛切【要解】日鴰鶡求旦鳥也【蘇】日魏文帝早起戒途至新林聞鴰鶡催天明明星落林表今江湖水邊有之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師】日夜已闌矣始分袂旋歸按甫又以兵甲井田為戒古

人謂贈之以言者此也 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鶴曰按唐節度有留後又唐志嘉州在唐爲劍南中郡不與嶲黎雅戎松列都督而九域志云嘉州唐中都督與此詩題合當是志誤公實應元年筆在梓州而在秋冬間此詩云永願坐長夏畢景遺炎蒸當是廣德元年作

中軍待上客 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朱曰晉以郤縠詩中軍孔融謂李膺爲登龍之上客 令肅事有恒 趙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言章彝持軍令嚴令待崔都督之禮久而有常也 前驅入寶地 朱曰縣令須弩前驅趙曰佛寺佛居以七寶爲地 祖帳飄金繩 師曰祖餞之地陳設帳幕

故云祖帳【趙】曰前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帳【宋】曰法苑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黄金爲繩

南陌既留歡【夢弼】曰謂先會飲於城南也

茲山亦深登【夢弼】曰茲山即惠義寺謂復餞別于此寺也

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洙】曰鮑照詩雲端楚山見

迴策匪新岸【夢弼】曰策謂杖也新岸謂即新修路以備章留後車馬也

所攀仍舊藤【師】曰甫既送崔都督扶策而回復從舊路攀緣藤蘿蓋樂山水之興也

耳激洞門飆目存寒谷冰

出塵閟軌躅【夢弼】曰口言居山間蹤跡幽閟冰若塵市應接煩劇也

畢景遺炎蒸【洙】曰鮑明遠詩侵景赴早路畢景逐前傳【師】曰謂盡夏景飲留此寺遺却炎蒸之氣故下文有永願坐長夏之句

永願坐長夏將衰

棲大乘【師】曰甫以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也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羇旅惜宴會【師】曰謂惜別也

艱難懷友朋【洙】曰曾修客南都見劉擯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二

勞生共幾何【趙】曰莊子勞我以生又人生幾何

離恨無相仍【蘇】曰能照詩何慙鳳昔意猜恨坐相仍

別蔡十四著作【□】曰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按公至德二載丁酉在鳳翔至大曆元年丙午爲十春當是其年作詩又云主人藁城府扶擁歸咸奏主人謂郭英又爲崔旰所殺蔡訪郭於成都值其死遂扶其櫬以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曰賈誼上政事疏可爲痛哭者一寥落無其人
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曰朱雲意氣超邁等倫軼絕古今
獻書謁皇帝曰皇帝謂肅宗志已清風塵曰掃平祿
山之亂也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痍
曰謂爭戰之際民受其病也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
曰間出猶間生也周道日惟新曰言肅宗得蔡著作之言以致中興
也使蜀見知已曰使所吏切別顏始一伸曰郭
英乂爲蜀節度使蔡著作往見之主人薨城府曰主人指郭英乂於永
泰元年爲崔旰所殺也扶櫬歸咸秦曰櫬初僅切棺也謂蔡著作柩

英又之櫬以歸秦之咸陽也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夢弼曰甫謂相遇於巴蜀之道適予之肺病也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趙曰以孔明待蔡君也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夢弼曰莊子其人與骨皆朽矣復覩耕桑民洙曰民安於耕桑則至治之世然也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夢弼曰積水之高雲駕也趙曰郭景純遊仙詩高浪駕蓬萊浮龍倚長津亦實道三峽中事揚舲洪濤間蘇曰馮藻揚舲摻撾語笑於洪濤之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

王城通北辰〔趙〕曰秦塞則出陛矣北辰言帝居也玄甲聚不散

兵久食恐貧〔趙〕曰班固燕山銘曰玄甲曜日註鐵甲也〔修〕曰霍去病傳註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是時崔旰反殺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窮谷無粟

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一作吏〕書札到天

根〔趙〕曰窮谷指夔州也來相因不斷也此言方用兵須食而頻遣使者來至窮谷如此則南轅之使可憑而附書也〔[illegible]〕曰天根天邊也古詩遺我一書札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illegible]〕曰高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鶴〕曰按史天寶十二載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十三載五月奏前

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故送以此詩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illegible]忠愛與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崆峒指闊遠而言猶言滇滓非必其地也若曰一大地麥熟豈久少許王師徒妨刈麥耳洗兵馬崆峒亦此義蘇註更杜撰可笑○[illegible]曰武帝欲討西戎耿遜諫曰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帝從之[illegible]曰按寰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黃帝問道之所事指汝州此當是指臨洮而言蓋河西節度治梁州而洮涼在唐並隷隴右[illegible]曰按通鑑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番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番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番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得反自是不敢復來

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師】日北西地寒時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民得獲麥請適問翰何用窮荒之地俾民不得獲麥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不可以耕【希】日唐置何西節度使本以斷隔羌胡而哥舒翰貪功生事攻吐蕃石堡城士卒數萬又遣兵開屯田於赤嶺戍兵爲吐蕃所役此蓋不知窮荒之無用也**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杜詩舞以飢附爲當然亦是倫見又以兒人○【□】日公以鷹前高適也【□】日鷹之爲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飢而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爲哥舒翰用乎是故早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高生跨鞍馬有似幷州兒**一作幽幷兒【□】日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兒山簡舉鞭問葛強如何

并州兒【師】曰幽并二州逼近羌戎其俗皆習藝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

脫身簿尉中【鶴】曰適以封丘尉不得志去故云

始與捶楚辭【洙】曰捶主蘂切【鮑】曰捶楚言捶有罪者或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

書記【師】曰武威即涼州【黃鶴】曰甫問適今已辭捶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正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翰掌書記也書記謂掌護兵符軍檄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洙】曰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實不

易知【蔡夢弼】曰易以豉反輕也【洙】曰范雎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

易更須愼其儀[註]曰詩敬愼威儀[夢弼]曰適既媿荀翰以國士禮與之結
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爲易得當小心謹愼無恃才高驕傲於主將則爲失人也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一作旟[杜修可]曰旌謂旌旗麾蓋將兵
者所建世說日掘尾蓋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夢弼]曰大
將行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幕爲府以遷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郡高適今在
翰幕府爲書記十年間出須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懷思之情
而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師]曰自古大丈夫功
名成遂亦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文選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以十年出幕
府恐嫌於遲暮故有下句爾
常恨結驩淺[夢弼]曰左傳願結驩於二三君

任彥昇詩結驩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各在天一涯** 夢弼曰謂彼此平日多間闊而少相驩會也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 洙曰蘇武詩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商師曰參商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別離不獲會聚者似之甫平生既與適少相驩會今又執別如參與商中腸安得不悲也鑒 **鷙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 師曰鷙風回颷也鴻鵠得疾風之嘘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鴻鵠喻適甫以燕雀自譬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洙曰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 潘曰曹植賦揚黃塵之冥冥洙曰前漢匈奴傳隔以山谷壅以沙漠蘇武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夢弼曰沙磧曰漠武威乃邊郡與沙漠相連風揚黃塵

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

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師】曰邊城無寇綽有餘暇早寄詩什知適之安否昔王粲有從軍詩適本文墨之才不以軍事廢擲篇章甫之所囑者以此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舊】曰涼州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南節度之所治詩云奪我同官良乃至德二年公爲拾遺時

驄馬新鑾蹄【師】曰後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趙】曰以桓典比長孫侍御也

銀鞍被來好【趙】鮮麗稱事非衰颯老人語○【洙】曰徐敬業詩汗馬躍銀鞍

繡衣黃白郎【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

騎向交河道【洙】曰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

城下故號交河【夢弼】曰時吐蕃寇涼州故帝以長孫為武威判官招集涼州餘民故長孫

騎向交河而為萬里之行也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夢弼】

曰不及款曲也 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蘇】曰嚴顏謂左校日

久不得江左信息爾宜嚴程勉力早到甚妙【夢弼】曰謂期限促也 去秋羣胡

反不得無電掃【希】曰去秋指至德元年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河等州涼

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夢弼】曰謂當

以兵威掃蕩之也 此行牧遺甿 牧一作收【夢弼】曰謂復以柔道招撫之也

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洙】曰元戎元帥也【鶴】曰族父謂杜鴻

漸按本傳至德二年遷河西節度使 名聲閣中老【夢弼】曰謂為朝廷之耆舊

也奪我同官良[illegible]曰同官謂公爲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爲諫官而長
孫於同官之中其才尤爲良也長孫既出爲判官公不獲與之同僚豈非爲族父之所奪
乎飄颻按城堡[illegible]曰城堡即軍壘也使我不能餐令
我惡懷抱[illegible]曰惡如字善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
[illegible]曰若人美長孫侍御也[illegible]曰言才思闊大如滄溟之浪漲雖至高之絕島亦爲之涵
浸也鐏前失詩流[illegible]曰房栖見嵆康歸山陰日今日鐏前失我詩流塞
上得國寶[illegible]曰言武威得其人也李尋傳士者國之大寶皇天悲
送遠雲雨白浩浩[illegible]曰時送行遇雨故言天意悲其送遠始爲之下
淚也東郊尚烽火[illegible]曰指史思明之亂也朝野色枯槁[illegible]

日謂內外皆困悴也 西極柱亦傾 【洙】曰列子湯問篇折天柱【趙】曰言吐蕃又寇廓岷霸等州亦若天柱之折也 如何正穹昊 【鶴】曰徐貞曰悲君寄語數執事方今天柱傾反穹昊何計以正【蘇】曰公問策於長孫子知如何以整頓天下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當是至德二載肅宗在鳳翔故詩云天子從北來頓兵岐梁下時未復京師又有兩京猶未收之句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梁蓋山南西道採訪使之所治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 【洙】曰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還天狼之威弧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師】曰玄宗開元初天下富實自謂四方無虞荒淫酒色武備皆弛是不能以弧矢威天下也祿山一旦乘隙竊

叛自此紛亂略無寧歲川谷血横流注曰揚子川各流人之血豺狼

沸相噬[illegible]曰崔甫曰干戈未止狼虎和噬夢弼曰豺狼喻皆賊也天子從

此来黄曰言肅宗即位於靈武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

宋曰言肅宗移兵鳳翔也却跨沙漠裔補曰沙漠裔指漢中郡謂跨歷楚漢

諸州並皆整兵從帝東討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修可曰爾

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此四方遠極之

國名[illegible]陽曰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云偏據一方而四極之廣皆爲總制何命而不從乎

蕭索漢水清索一作瑟緬通淮湖稅夢弼曰言漢中有水可以

遠適淮蔡荊湖之賦稅足以供餽餉也使者紛星散夢弼曰分使諸郡以

點綴文集之也[洙]曰古詩星使日夜馳 王綱尚旒綴 [洙]曰詩爲下國綴旒

公羊傳君若贅旒然秦伯曰言其危而欲絕也 南伯從事賢君行立

談際 [趙]曰南伯指言漢中主將也從事指言樊判官也言南伯與從事俱賢相投在

立談間耳 坐知七曜曆 [夢弼]曰此美樊判官明天文也[洙]曰漢志註日月五

星謂之七曜[修可]曰北史劉焯博學洽聞如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書莫不覈其本根窮其

秘要 手畫三軍勢 [夢弼]曰此美樊判官善兵法也[洙]曰馬援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冰雪

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

例 此一作比 至尊方旰食 [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註旰晏

也仗爾布嘉惠〔夢弼〕曰侍御乃諫官以諫官爲幕府之屬本無此例爲天
子晩食及憂盜賊欲仗樊侍御出使宣布嘉惠不得不爾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憩〔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
以侍御史爲判官也〔夢弼〕曰暮召樊生入受命明日侵晨便行以王事之急故也征憩謂
已行而少歇與甫序別也〔洙〕曰老聃爲周柱下史正當艱難時〔洙〕曰詩天
步艱難〔夢弼〕曰兵起正當艱難之際擧兵深入唯慮粮不繼脩彼逆討更宜度而行之實
藉長久計〔夢弼〕曰前漢陸賈傳賈說高帝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回風
吹獨樹〔夢弼〕曰言無伴也〔[illegible]〕曰周王褒詩平原看獨樹皐亭望列亭又庾信詩回
風卽送師白日照執袂〔[illegible]〕曰言執別也慟哭蒼煙根山

門萬里閑里一作重【夢弼】曰甫既與契生有萬里之別從此消息閑絕妻子間
陽朋友別離是以慟哭于著煙之根也居人莽牢落【夢弼】曰居人甫自謂
牢落辛苦皃遊子方迨遰【夢弼】曰遊子指契生迨帶言遠行也徘徊
悲生離【洙】曰九章悲莫悲兮生別離局促老一世【洙】曰古詩蟋蟀
祖局促【夢弼】曰前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
轅下駒【夢弼】曰謂所至亂離竄匿林谷而不獲騁也陶唐歌遺民【洙】曰左傳
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謂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
忘絕也後漢更列帝【師】曰漢承文景之餘澤遺王莽篡奪不失其天下光
武因民謳歌思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然也恨無匡復資聊欲從

此遊【夢詩】日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師】日甫自恨當艱難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贊中興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箋】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何西奏署幕府【補】曰書梁權道編在至德二年鳳翔作詩云宗廟尚成灰是時京師猶未復也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師】曰南風生養之風今作秋聲殺氣盛也時祿山反向北二十四郡皆陷没于賊安得也陰陽調和南風作秋聲蓋有由也【夢詩】日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盛夏鷹隼

擊【批】杜亞何如發語怪怪深似有足埜者○【夢弼】曰此皆紀失時也鷹隼逢秋始擊搏
今盛夏之月而鷹隼擊是亦宣王六月出師之比也月令季夏行冬令則鷹隼蚤鷙時
危異人至今夢草中來【夢弼】曰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
弟開顏披心胷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
意【註】曰李斯書三寸舌取富貴【洙】曰動天意言君意為之回動也【夢弼】曰杜亞窮臣草
中求謁肅宗蒼皇請論禦戎之事有詔上殿所言皆合天子之意也兵法五十
家【夢弼】曰謂杜亞明兵書也漢藝文志兵家者盖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
爾腹為篋笥【洙】曰邊韶腹便便五經笥【蘇】曰張敞聽郝娓說書從容語左右
曰萬卷書郝腹為篋笥收貯乎應對如轉丸【洙】曰漢祖從諫若轉圜【修可】曰

開元遺事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隸通略

文字〔夢弼〕曰言智謀傳達不泥古兵法也經綸皆新語〔洙〕曰易屯卦君

子以經綸陸賈造新語足以正神器〔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洙〕曰九廟為賊所焚也〔夢弼〕曰肅宗

君臣皆傷感而泣也崆峒地無軸〔夢弼〕曰崆峒山在西言西地為之陷乃吐

番入寇也青海天軒輕〔夢弼〕曰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也詩如輊如軒天

軒輕喻天之低昂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西極最瘡痍〔夢弼〕曰言西極重遭

吐番入寇也〔趙〕曰季布傳瘡痍未息連山暗烽燧〔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

燧夜則舉烽帝曰大布衣〔杜〕曰字恐誤○〔魯直〕曰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西〕

【趙】曰鹽鐵論古者衣人老耋而後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鮑】曰元帥謂杜鴻漸也坐看清流沙【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洙】曰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言杜亞之使能平西方之難可以坐視其有效也適遠非歷試【洙】曰舜歷試諸難須存武威郡【夢弼】曰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為畫長久利【夢弼】曰今亞遠適安西非是歷試諸難但天子憂及西方是以遣之歸來當處左右以備前席之禮然此須存武威為畫長久之利無徒偷目前之近效也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夢弼】曰四句述行役勞苦所經之宿食也羶羊臭也六韜三年郭隨使虜嘗舉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以閙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
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予美之言驗矣蘆蘗本作虜引虜酒千盃不醉
人為證
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
反正計始遂 希 日漢高紀羣臣曰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夢弼 日常人之
情當天子分遣之日必踴躍以為榮而士志反刻苦以為憂其色慘澹者何哉蓋以王事
靡盬為憂故也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 修可 日漢書光武時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龍吟
回其頭 洪 孤峯石戴驛龍吟回其頭皆奇語
夾輔待所致 洙 日左傳
夾輔周室 夢弼 日謂光武詔以名馬駕鼓車不宜用騏驥以諭杜亞懷大才不宜出為判

官也冀他日乘龍吟之會回首出而夾輔唐室寔有待於杜判官也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洙】曰安祿山大亂甫與韋宙同陷賊後皆道歸行在【鮑】曰註以爲宙宙乃舟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也【鶴】曰至德二載作故詩云今歸行在所又云鑾輿駐鳳翔也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蔡】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 王事有去留【洙】曰詩王事靡監【夢】【師】曰祿山亂甫與韋同陷賊中潛相來往至德二載竄歸鳳翔上謁肅宗授甫拾遺以韋爲同谷郡判官甫留而韋去故也 偪側兵馬間【鄭】曰偪彼側切迫也亦作逼 主憂急良籌【洙】曰史范睢云主憂臣辱 予雖軀幹小【趙】曰劉曜詩陳安於隴城

安死人謠曰龍城健兒有陳安安軀幹雖小腹中寬老氣橫九州〔希〕曰北山
移文霜氣攢秋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洙可〕曰摘用孟子臣
視君如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夢弼〕曰參謀即判官
也鑾輿駐鳳翔〔夢弼〕曰至德二載肅宗乘輿次于鳳翔同谷為
咽喉〔洙〕曰同谷郡今成州西扼弱水道〔夢弼〕曰阨塞也〔孝祥〕曰十洲記
鳳麟州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遶之南鎮枹罕陬〔洙〕曰枹音孚本枹或
字也〔夢弼〕曰按唐安昌郡河州理枹罕縣枹罕故羌侯邑也此邦承平日
剽劫吏所着〔夢弼〕曰剽匹妙切強取也況乃胡未滅控帶
莽悠悠〔夢弼〕曰同谷之俗好剽竊吏不能制況今吐蕃連結祿山其禍未平此郡

控引羌胡之地取朝廷戎爲遠是以難治也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夢弼】曰令姪乃宙也宙叔父韋充同谷防禦使表朝廷丐宙爲參謀叔姪皆有美才故云二美也鮑欽止爲非指韋宙也當攷之

受詞太白脚【[illegible]】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十朋】曰録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

走馬仇池頭【洙】曰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太白脚乃鳳翔山下仇池即同谷韋姪既受命至鳳翔遂走馬往同谷也

古色沙土裂色一作邑【洙】曰漢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夢弼】曰以下叙彼之風俗也

積陰霜雪稠一作積雪陰雲稠

羌父豪猪靴【夢弼】曰本草註猶家猪亦名蒿猪毛

如蝟山海經註豪猪能以頸上毫射人

羌兒青兕裘夢弼曰兕似姊切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

吹角向月窟希值曰樂錄云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朱曰月窟西極也長楊賦西壓月窟

蒼山旌旆愁蒼山一作山蒼

鳥驚出死樹夢弼曰鳥驚以喻民之驚寬趙曰吳平爲句章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斫之平隨軍北虜首尾三年死樹欻自還立於故根上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

龍怒拔老湫[illegible]曰龍怒以喻諸將欲出與之戰也拔挺出之貌湫龍潭也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illegible]曰孫興公天台賦入無人之境[illegible]曰茫蠢今日橫戈簇矛把持之場皆古來無人之境

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夢弼】曰指章憤氣激昂急赴國家之難也中原正格鬪【洙】曰相抱而殺之曰格【蘇】曰宋玉見襄王曰方今強秦恣橫六郡鼎沸韓魏蜂起中原格鬪不息頓王練兵訓士待其不虞王善之【趙】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鬪死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夢弼】曰沉浮猶言盛衰也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魯】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師】曰道周即道邊也論兵遠壑淨【[illegible]】亦秀句亦可縱冥搜【趙】曰冥搜即搜吟也題詩得秀句【蘇】曰陸士龍題詩對南山日晚得秀色札翰時相投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鶴】曰司直大理寺官也詩云萬里長

江邊邂逅一相遇又云西謂巴中僕當是在夔州作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陳】曰丹雀異也驊騮駿也言駿異處非其位【[illegible]】曰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驊騮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驅馳千里比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驊騮之於穆王比之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夢弼】曰丹雀驊騮二物皆王者嘉瑞喻高司直宜瑞聖世不宜在荒山今入雲霧尋封閬州故云甚無趣也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洙】曰姻婭猶言姻聯也詩瑣瑣姻婭非特親也又有舊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洙】曰

遲速言不期而遇也長卿消渴再【夢弼】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有消渴疾公
幹沉綿屢【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趙】曰公自言其病與相如同公幹
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蘇】曰校長見司馬夫子遠寄詩喜而謂室家曰不意開卷得此佳句瓊瑰南金不足貴也時見文章士
欣然淡情素【夢弼】曰戰國策蔡澤曰公孫鞅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伏
枕閒別離【夢弼】曰詩寤寐無為輾轉伏枕疇能忍漂寓良會
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蘇】曰古詩熊羆呼吟寒言小人得志自肆之意也【夢弼】曰喻盜賊也游子慎馳騖【夢弼】曰騖亡遇
切此戒之也西謁巴中侯【趙】曰巴中侯則封閬州也艱險如跬

步【師】曰半步曰跬巴蜀路險難行故云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

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師】曰主人指巴中侯玄宗嘗擢之為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希】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志則為天武健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為天軍耶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趙】曰言淮海則必嘗官於揚州等處也南翁者南方之老人也【師】曰南翁甫自稱以留滯於南方也

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趙】曰建廣廈於官府者也凡官府實處謂之公宮左傳構其公宮【夢弼】曰論肅宗再造王室人材之多也初聞

伐松柏猶臥天一柱【趙】曰此言廊廟之具矣非封閬州不足以當之神異經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我病書不成病一夜瘦【[illegible]】月

畢費久疾書不成歌傾倒側經月自讀亦不能識何况兒童搭耶

成字讀亦誤讀一作字一

爲我問故人【趙】曰故人指封閬州也

勞心練征戍【朱】曰此詩觀末章則閬州是房琯也【師】曰言天子冊造王室人林雖多一柱尚未用蓋言房琯見貶閬州訓鍊征戍之兵育托高司直以勞問之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鄭】曰海南君【鴻】曰詩云遇我蒼梧陰按蒼梧山在道州今云陰當在潭岳公大曆四年自岳之潭而今詩又云觧帆歲云暮戎馬闇天宇則是三年在岳州作是年八九月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

貧豪賛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一作子孫

設不振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illegible]】曰鄭公魏徵也長

大常苦飢【[illegible]】曰長文丁切【[illegible]】曰安諱長大常苦飢寒貧薪拾黍未嘗不帶書

暇即誦習後以三傳馳名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illegible]】曰晉元

帝幼時嵇康異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寶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

石麒麟也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illegible]】曰鄭公在貞觀時多所

獻替新史言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責育不能過家聲蓋六合【[illegible]】曰謂其家

聲滿乎天地四方也行色何其微【[illegible]】曰謂魏佑之交廣不稱家聲也莊子登

跖蓋車馬有行色遇我蒼梧陰【[illegible]】曰舜葬處

【[illegible]】曰言少相見也議論有餘地【[illegible]】曰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必有餘地

矣公侯來未遲【夢弼】曰言爲御相未晚也虛思黃金貴【師】曰言黃金不足羨也【趙】曰貴當作遺公在貧困之中故思以黃金饋之自笑青雲期【師】曰以早官爲可晒也【趙】曰言貴達如在青雲之上自笑其期之遠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洙】曰司馬相如傳蜀人揚得意爲內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趙】曰此魏佑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師】曰甫有渴疾故自比相如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也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洙】曰戰國策蘇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趙】曰以比魏佑之有才而困厄也【鶴】【鮑】曰甫以蘇秦自比也尚爲諸侯客獨屈

州縣早〔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是也或謂上四句皆指魏佑恐非
也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趙〕曰炎海即南海甸謂郊甸浩
蕩遠貌〔夢弼〕曰甫言與魏從此分別而遠去也左傳請從此辭窮途仗神道
〔洙〕曰正也〔夢弼〕曰言舟行之險詐莫相之也世亂輕土宜〔趙〕曰言避亂而
輕去鄉土也解帆歲云暮〔夢弼〕曰詩歲聿云暮可與春風歸
〔夢弼〕曰言魏之行早春可至交廣矣出入朱門家〔夢弼〕曰此已下言交廣繁
富也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洙〕曰洪範惟辟玉食〔夢弼〕曰朱
門奢侈亞於王者足見綱紀亂矣樂張游子悲〔夢弼〕曰以[illegible]爲客也莊子
天運篇帝張樂於洞庭之野乃不自得漢高紀游子悲故鄉侍婢豔傾城

【夢弼】曰外戚傳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綃綺輕霧霏**輕一作羅

**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夢弼】曰逶逶迤貌**新歡繼**

**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於斯**

【夢弼】曰博雅碧瓐玉也相知子虛賦錫碧金銀趙曰珠碧交廣之所有也【夢弼】曰儻與侯門交合必蒙珠寶之惠也**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相一作見

**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夢弼】曰人相知貴相知心是以所爲

無幾是也**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趙】殆自道其平生所過有

可足昔○【夢弼】曰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武常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

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

希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夢〕殆無
曰蛟珊瑚實擊碎之不容况其他乎
逸邁與終慎賓主儀〔趙〕曰雖氣之豪邁而賓
主之儀不可不慎也
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
參謀〔鶴〕曰詩云相逢長沙亭當是潭州
大曆四年作〔夢〕曰建封乃劉宋之
靜外曾孫甫父閑爲兗州司馬建封
父玠時客兗州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
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
樂吏職輒去建封初隨父客隱兗州少
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
顯盜賊起司常問建封到賊屯開諭招
福一日降數千人後爲御
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

嘗讀唐實錄[師]曰實錄國史也國家草昧初[朱]曰未治之初

也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師]曰初高祖鎮太原劉文靜裴

寂首建議勸帝擧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秦王撥亂姿

一劍總兵符[朱]曰撥亂謂撥開其亂也漢書撥亂反正漢高祖持三尺劍取

天下汾晉為豐沛[朱]曰汾晉唐公故鄉喻若漢祖之豐沛也暴隋竟

滌除宗臣則廟食[朱]曰漢以蕭曹為宗臣子美以裴劉比蕭曹故曰宗

臣廟食配享於廟也後祀何疎蕪[趙]曰以子孫之不顯達也彭城英

雄種宜膺將相圖[彦輔]曰彭城劉文靜郡號言其文武俱備也爾

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趙]不謂其序外祖至此○[朱]曰建封劉文

靜外孫也汗血駒天馬種倜儻言其不羈之才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朱]曰少年雖衆用意無若建封者 相逢長沙亭 [朱]曰長沙潭州 乍問緒業餘 [朱]曰緒業世緒所業也 乃吾故人子 [夢弼]曰故人謂張玠也 童丱聯居諸 [夢弼]曰丱古患切束髮貌詩總角丱兮又曰日居月諸 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 [夢弼]曰指建封堂堂一人也 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 結友一作晚交 [朱]曰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畩善畩亡於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家身營含斂 嵆紹自不孤 [朱]曰嵆康與山濤結神交康後坐事臨誅謂其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 [師]曰公得建封以其子囑之也 擇材征

南纂[夢弼]曰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令以言章之晉爲湖南而辟建封爲幕客也

湖落回鯨魚湖一作潮載感賈生慟[夢弼]曰言時危也賈誼上疏陳政事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復聞樂毅書[洙]曰樂毅爲燕伐齊燕惠王疑之使騎刼代毅毅畏誅遂降趙惠王遺書謝之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以爲知機之合道以禮終始[趙]曰既爲幕客而主人不禮之故如鯨魚之去落潮矣得無激昂慟哭欲有陳於朝廷而又有負主人絕之書乎[夢弼]曰言帝積疑諸將不能推誠任下也

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洙]曰人君方以盜賊爲急憂師久無功故爲老舊兵復稅駕[趙]曰主憂臣辱之時勉建封必往無止息於舊丘也[夢弼]曰舊丘故里也稅駕言得止息也當主憂臣辱之時勉建封罷

權還故里也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朱】曰管仲諸葛亮時所須也【趙】曰管仲於齊諸葛亮於先主君臣相契皆定分也又勉建封之行矣錐當霰雪嚴未覺栝栢枯【朱】曰言不以歲寒變易也禹貢杶幹栝栢高義在雲臺【朱】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嘶鳴望天衢之【趙】曰以駿馬比之可以致遠也羽入掃碧海【朱】此五字欠拈出用在○【趙】曰羽人神仙也以其飛騰如有羽毛焉【朱】曰十洲記蓬莱山在碧海之中木皆碧故曰碧海功業竟何如【朱】曰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人掃碧海難爲功爾【趙】曰掃碧海以言其無一塵一芥之汙也蓋澄清天下之譬乎以建封爲羽人其所望深矣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侍郎賈【鮑】曰賈至本傳寶應初轉禮部侍郎【鶴】曰按史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當是廣德二年作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洙】曰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蘇】曰陰隲百年相逢花朝月夕高歌酬飲流官南北能得幾何

復為萬里別【夔邵】曰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眷館】曰謝靈運擬鄴中詩末途幸休明棲集建薄質【蘇】曰劉蘧送蕭穎曰與君衰老又作別未知後會栖集何地

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洙】曰燕丹送荊軻入秦別於易水之上高

漸離擊金軻歌髮上衝冠士皆淚垂【夢弼】曰陸機詩感物情悽惻六龍忽蹉
跎【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謂衰老也相視髮皓白
况難駐羲和【洙】曰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胡星墜燕地【師】曰
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漢將
仍橫戈【師】曰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猶今承唐亦謂之唐朝【趙】曰仍橫戈
言史朝義襲僞位復爲亂【鶴】曰仍橫戈者以吐番未息蕭條四海內【夢弼】
曰石苞與孫皓書四海蕭條非復漢有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
投【夢弼】曰劫掠也恐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洙】曰左傳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獸猶畏虞羅【夢弼】曰虞羅乃虞人之羅所以補獸虞羅

而獸猶知避之人返不能還樂土至於易子而食抑何愚乎劉貢父云如此筆句含蓄深

矣始不可摸做【補注】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

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

**子負經濟才**

【蘇】曰戴逵送王下曰子負經濟之才幸遇明時胡爲把犂鉏老於巖谷乎

**天門鬱嵯峨**

【趙】曰晉石包傳天門泰山之稱記云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玉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又漢官儀曰太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所以稱嵯峨也

**飄颻適東周**

【朱】曰周平王東遷于洛故謂之東周

**來往若崩波**

一作亦奔波【夢弼】曰唐生負經濟之才厭蜀之亂欲往東都知天子之門以求仕不憚辛苦往來之遠若波之崩墜也

**南宮吾故人**

【朱】曰南宮禮部也【定功】曰按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

太微三光之庭藩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蓋南宮猶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趙】曰南宮蓋指言賈侍郎也

白馬金盤陀

【夢弼】曰甫因薦唐生於禮部侍郎賈公庶幾望賈公爲之先容也昔賈逵爲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時肅宗收復洛陽賈公侍天子在焉

雄筆映千古

【蘇】曰義獻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羊欣輩比也

見賢心靡他

【趙】曰詩之死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一也

念子善師事

【夢弼】曰勉唐生盡心以事賈公也

歲寒守舊柯

【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也【師】曰發唐公無變節於賈公

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夢弼】曰沱徒河切江水別流爲沱【師】曰甫有肺疾不及與賈公會集徒絗

想而已誥唐坐以謝罪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鶴】曰詩云十載供軍食當是廣德元年是年春晩自閬再歸成都詩當在成都作

國步猶艱難【洙】曰詩天步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修可】曰詩哀鳴嗷嗷【夢弼】曰玄宗所行既失其道遂致祿山之亂萬方困於賦役故哀聲嗷嗷也十載供軍食【夢弼】曰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寶十四年凡十年矣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夢弼】曰十年之間兵不得休割剝愈甚下民皆懷反側不安之心官吏豈暇顧恤之乎誅求何多門【鼂】曰謂歛取非一端也賢者貴為德一作賢俊愧為力【夢弼】曰甫以賢者

責望於韋貴以下德撫下也韋生富春秋〔朱〕曰漢書註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希〕曰喬琳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掾〔洙〕曰鮑照白頭吟直如朱絲絲當令豪奪吏〔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自此無顏色〔夢弼〕曰韋生持紀綱如琴絃之直俾豪奪之吏沮喪其氣色不敢少逞也必若救瘡痍〔夢弼〕曰瘡痍喻百姓困傷也先應去蟊賊〔何〕曰喻害民之吏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蘇〕曰吳起曰善治田者先去蟊賊然後獲實善治國者先屛奸佞然後進賢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

佳政[馬]曰掛立地慰我深相憶[注]曰此詩欲韋抑暴斂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公自注]程携酒饌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符勾稽本隋置唐因之今詩云世捷悲路蹝東風吹春水當是乾元元年在諫省時作

鄙夫行衰謝[注]曰鄙賤也自稱故曰鄙夫抱病昏妄集妄一作忘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曉相遇與語才傑立[注]曰徐稱角立傑出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趙]便懺便承○[夢弼]曰言以教藥薰炙耳目頓開也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注]曰管仲與鮑叔為友[夢弼]曰甯得程錄事如管仲之得鮑叔也

意鍾老栢青〔夢弼〕曰言勤意鍾聚如松栢青青歲寒不改其色也義動脩蛇蟄〔師〕曰言程公辭官歸如龍蛇之蟄以藏身故其高義可以聳動於人〔夢弼〕曰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若人可數見〔夢弼〕曰數音朔〔鮑〕曰語君子哉若人慰我垂白泣〔趙〕曰杜欽傳紀防侯與欽子業書曰識哀老姊垂白告別無淹晷〔夢弼〕曰言無一月之歡也百憂復相襲〔夢弼〕曰復有離別之憂也內愧突不黔〔洙〕曰揚雄曰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庶羞以賙給〔夢弼〕曰甫反荷程公以庶羞相賙給也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魯訔〕曰戰國策粒米如玉〔修可〕曰碧酒乃酒之色酒譜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圜丘酣玄碧之酒途窮見交態〔洙〕曰阮籍詩途窮能無慟鄭當時一

貧一富廼知交態世梗悲路澁[夢弼]曰梗古杏切謂祿山之亂梗阻不通而行路爲難也[洙]曰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崤函方險澁東風吹春氷[師]曰祿山反於范陽范陽在東而氷有兵革之象也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魚上氷泱漭后土濕[洙]曰謝玄暉詩晨光復泱漭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批]甚自矜重相愛至此○[夢弼]曰戒程公勿爲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洙]曰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

由是知名【鶴】曰舊註以爲璘永王必敗而不受其辟乃謝病潛遁則當在至德二載然是時李白因永王流夜郎矣不應末云南尋禹穴見李白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雖白傳云天寶初客遊會稽又當在十三載又非巢父不就辟之時當是巢父至德二載逃還彭澤時作其曰南尋禹穴云者非曰白在禹穴殆謂巢父去尋禹穴若見李白則道公問訊也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琛】曰不肯住謂謝病歸江東也莊子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補】曰掉頭者於事不可之貌【希】曰僞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往【師】曰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學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也

詩卷長留天地間【趙】曰巢

父善屬父吟詩有祖徠集行于世【蘇】曰吳書投劉楨詩楨曰學海深淵非瞽敢量將此卷長留天地間知音者賞之後**釣竿欲拂珊瑚樹**【夢弼】曰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爲上生海底漁人常以網掛得之【趙】曰言巢父歸江東之後遂乃入海有此與也**深山大澤龍蛇遠**【朱】曰襄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巢父棄絕房色頤養精氣故云龍蛇遠也**春寒野陰風景暮**【杜】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衆妙門七字語然以其將隱也○【夢弼】曰此序就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詩庭皆見野陰**逢萊織女回雲車**回一作乘【參】【輔】曰一逢美三山名小雅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陶隱居真誥朱關內真以雲車虛轂相適**指點虛**

無引歸路夢弼曰虛無謂神仙之境巢父此行蓬萊仙入眞織女各回轉雲車以盡之必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也趙曰曹子建詩虛無求列仙自是君身有仙骨蘇曰栖巖老人見孫登曰君非世俗人身有神仙王骨彥輔曰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批兩君具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洙曰古詩薤上朝露何易晞補曰李嶠詩曰富貴榮華能幾時蘇武傳曰人生如朝露師曰草頭露言不久日出即乾巢父輕視富貴譬如草頭露也蔡侯靜者意有餘夢弼曰靜謂蔡侯之爲人恬靜而其懃意有餘也清夜置酒臨前除彥輔曰魏文帝詩清夜延賓客洙曰陸士衡擬古閑夜命

崔友置酒延風館[夢弼]曰除庭除也

罷琴惆悵月照席

[夢弼]曰按琴曲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蓋惜別也

幾歲寄我空中書

[夢弼]曰空中書謂鴈傳書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

[洙]曰史司馬遷南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禹入此穴[趙]曰白時在會稽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

道甫問信今何如

[□]其迭蕩劍體類自得意故成一家言〇[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師]曰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致意之辭也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爲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纍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無

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贈李十五丈別[鶴]曰李叔書文嶷也公先有奉寄二首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之句寄詩在大曆元年夏作則此詩乃其年秋作也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洙]曰魏都賦蠻陬夷落導變而通者鳥獸之氓也[夢弼]曰峽中倚山居民如巢穴也
下臨不測江[夢弼]曰謂背山面水也中有萬里船[夢弼]曰峽江東通浙西通蜀往來多萬里之舟也
多病紛倚薄[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夢弼]曰倚薄謂事之崩迫也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夢弼]曰謂喜得

李文也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
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夢弼曰甫自以貧賤不敢比肩李文然李文志意相投令與甫為連袂之交或遣僕共筵禮數周至甫深感之也揚論展寸心夢弼曰劉琨書揚論敏結壯筆過飛
泉杜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曰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文若春華思若湧泉又李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湧出壯筆過飛泉言其快利也玄成美價存朱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一經夢弼曰此以韋之明經比李文也子山舊業傳朱曰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麗世號為徐庾體夢弼曰又以庾之能文比李文也不聞八尺軀常受

衆目憐【夢弼】曰昔韓信乖長八尺漂母哀而食之且為苦辛行盖
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鶴】曰黔陽黔州
也屬江南道沂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公自注】沂公李勉也
宗室鄭惠王孫【夢弼】曰沂輕經切漢志沂屬右扶風【鶴】曰李勉封沂國公時為江西觀察
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中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以勉在
洪州所以用陳番事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
莖露【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正直朱絲絃
【朱】曰鮑照詩直如朱絲繩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洙】曰四岳
分掌四岳之諸侯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皆美李沂公也于邁恨不同

所思無由宣[夢弼]曰遠行曰邁所行既不同故所思難宣謂此別之後莫寫相思之情也山深水增波[夢弼]曰謂謁李公涉歷山水險阻也解榻秋露懸客游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思一作要[師]曰李文待甫正當秋月甫以客遊既久爲辭主人更要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晨集風渚亭[師]曰謂李文餞別也醉操雲嶠篇[夢弼]曰操七到反謂送之以詩也[蘇]曰徐陵醉中作白雲出諸嶠篇明日酒醒讀之自驚以爲神助陳統見而心降丈夫貴知己[趙]曰史記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歡罷念歸旋[洙]亦自未佳○[師]曰謂酒罷辭歸惜別之意也

贈別賀蘭銛[鄭]曰銛思廉切[鶴]曰詩云國步初反正當是廣德元

年公在梓閬州作賀蘭銛欲下京故詩又云遠赴湘吳春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夢弼曰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以比當時俗士之蹇淺者也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趙曰此傷賀蘭而問之老驥倦驤首趙曰暗使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驥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已也今云倦則以無伯樂而倦也蒼鷹愁易馴趙曰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今云愁易馴則以苟於食養而愁然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夢弼曰自古賢士若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蘭乎國步初返正鶴曰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

坤尚風塵[洙]曰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悲歌鬢髮白[夢弼]曰甫爲國
家憂也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師]曰岷山蜀中之地甫既
去蜀故戀岷山之芋也君思千里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蓴菜但未
下鹽豉耳千里者吳石塘湖名也[師]曰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賀蘭在蜀
故思吳中之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illegible]謂將不復相見故
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洙]曰楚詞云悲於生別離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別董頲[鶴]曰詩窮冬急風水逆浪開船鄞蓋云董自岳陽泝漢水而之
鄧也宮在大曆三年作詩又云老夫覺亦稀公是時亦有適潭之期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

道里寒〔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此謂董邵有毋也〔洙〕曰急於養父母故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南適小長安〔[illegible]〕曰小長安鄧州也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illegible]〕曰趙公必鄧州守也董以甘旨之關離母而往鄧故用賓主事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無令霜雪殘則獨其早歸也老夫纜亦解〔[illegible]〕曰山濤帖曰子幾日掛席東下老夫得風亦解纜矣不別宜慎重脫粟朝未餐〔[illegible]〕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飄蕩兵甲際〔夢弼〕曰時有吐蕃之亂也幾

時懷抱寛 蘇曰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帖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君幾時寛此懷抱 漢陽頗寧靜 梁曰漢陽軍也在岳陽 峴首試考槃 鄭曰峴山名在襄陽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夢弼曰甫欲寄居因董之往鄧故語及之詩考槃在閒 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白一作皂 朱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著白帽夢弼曰甫欲効管寧著皂帽采薇於峴山之端也伯夷傳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拔乘樂府美人在雲端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二

#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三

## 送別下　律詩八十首

###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朱〕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與師翊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鶴〕曰舊史言至德初英又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僕卿新史言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至德二載隴右節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與太僕卿公此詩題曰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殆有補於一史之闕信其為詩史也當是至德二載作唐制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卿掌廐牧輦輿之政以中丞而兼卿所以為加恩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陳】曰辛慶忌贊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趙】曰英乂先爲秦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公詩云即非山西之出將事【夢弼】曰屯越渾反聚也按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雍州自岐隴以北爲關內道自隴西南兼得禹貢梁州之北隴爲隴右道淒涼餘部曲【洙】曰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燀赫舊家聲燀一作烜【夢弼】曰燀齒善切英乂父知運長七尺猿臂虎口開元飛將知運嘗爲隴右節度父子先後擁纛隴右故曰餘部曲舊家聲也鵰鶚乘時去【夢弼】曰喻英乂乘秋而赴隴右也驊騮顧主鳴【趙】曰鵰鶚驊騮所以美英乂也【夢弼】曰喻英乂戀闕不忍忘君而去也艱難須上策須一作思容易即前程【洙】曰策策略也

咨易猶無難也言其功名
策畧足以自取富貴無難斜日當軒蓋高風
卷旆旌高一作歸〔師〕曰高風八月也〔修可〕曰夏侯湛禊賦微雲承軒清風卷旌〔夢〕
〔弼〕曰此紀英乂去之之時適當八月也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
清〔坡〕松沙皆屬縣綴然無理○〔朱〕曰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有湖
水冬夏無增因以名焉後漢明帝記祁連山名即天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
北〔洙〕曰其山至高冬夏有雪故曰雪山〔鶴〕曰開山圖經云漢陽西南有祁山九域志云亦
於秦州云有祁山然公與嚴武詩多言雪山如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皆指西山而言
今郭自西山遷隴右故詩首云詔發西山將則雪山似指西山而言蓋天水已言秦州則
雪山乃言西山無疑前郭在西鎮而虜皆懷惠不敢擾邊也和虜猶懷惠

防邊不敢驚〔批〕上句有風下句傷時○〔洙〕曰和和好也惠恩惠也〔趙〕曰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

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洙〕曰專征請受斧鉞之賜得專征伐〔趙〕曰言待之以靜不時撓之示之以有必征其侵叛之理也

燕薊奔封豕〔洙〕曰薊縣燕之所都左傳昭王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豕之性善突故以喻祿山

周秦觸駭鯨〔洙〕曰按新史祿山之亂英乂授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駭鯨言若鯨魚之駭難禦也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言易決也〔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陷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

中原何憐驥餘孽尚縱橫〔洙〕曰文選上憐下驥〔趙〕曰祿山既誅慶緒爲守

(此所謂縱横也)尚翦入昭陽殿([洙]曰昭陽漢殿名[趙]曰言禍亂及於宮中也)笳吟細柳營([趙]曰細柳周亞夫之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趙]曰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爲白衣而行也)宸極妖星動([洙]曰虞翻別傳曰仰瞻宸極)園陵殺氣平(陵一作林)空餘金椀出(椀一作盌[夢弼]曰言發掘墳墓也南史沈烱傳烱字禮明爲魏所虜甞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爲婚得金椀一枚事非也)無復繐帷輕([批]如翦入昭陽至繐帷金椀愈甚矣非所忍言○[洙]曰魏武帝遺令堂上施六尺床張繐帷此言賊陵暴園陵也)毀廟

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洙】曰項羽入咸陽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蘇】曰
周盤龍焚紫翠宮綺羅經火徹明不滅罘罳朝共落榆桷夜同
傾【洙】曰言賊焚毀宗廟及宮室三月師逾整【夢】曰至德二載二月戊
子英乂戰于武功庚子郭子儀戰于潼關甲辰戰于永豐四月庚寅戰于運橋皆捷賊弛
戈遁而北故有是句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
垂成【彥】曰此言英乂躬冒矢石功冠垂成垂成猶欲成也【趙】曰此微言英乂之敗而
徼其再立功也妙譽期元宰【趙】曰美其可爲相【希】曰元宰乃冢宰穀梁前謂
王會宰周公于葵丘是也元宰猶謂元侯元獨殊恩且列卿【趙】曰言其兼太
僕卿也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鶴】曰欃初銜切槍楚耕切

注曰成十三年傳戮力同心釋文云攙搶妖星也

圭竇三千士

注曰儒行儒有華門圭窬註門旁窬穿牆為竇如圭

雲梯七十城

注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注曰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可依雲而立所以攻敵之城中宋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

恥非齊說客

注曰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襲齊齊以酈生賣己遂烹之

甘似魯諸生

注曰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補曰公自言也蓋謂圭竇之貧士尚有三千而下七十城亦有為雲梯之具者如我曾無說客之談時為諸生之事而已蓋自責其無補於戰也

通籍微班忝

注曰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微班公自謂為拾

遺也周行獨坐縈【洙】曰詩寘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
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以
美英又也隨肩趨漏刻【趙】曰漢宣帝置行刻漏賜十郡列卿短髮寄
簪纓寄一依愧徑欲依劉表【洙】曰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
之荊州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洙】曰禰衡註見前漸衰那此別
忍淚獨含情【鮑】曰劉楨含情忍淚衣起薊門廢邑狐狸語【洙】曰
襄十四年傳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空村虎豹爭【薛】曰空村詁無
居人虎豹爭盜賊縱橫故也人頻墜塗炭【洙】曰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
塗炭言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公豈忘精識元帥調新律前

軍壓舊京【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假爲元帥李師師業爲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夢弼】曰扈從謂扈駕復還關也【洙】曰公勉郭令立功名無後衆人也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鶴】曰詩云鼎湖瞻望遠象閤憲章新正謂肅宗晏駕代宗即位又云宮鶯罷囀春乃寶應元年夏作

鼎湖瞻望遠【夢弼】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龍有垂胡鬚下迎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象闕憲章新【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周禮懸治象之法于象魏設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四海猶多難中原憶

舊臣與時安叉側【夢弼】日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有昔有經

綸感激張天步【洙】曰劉越石詩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夢弼】曰詩天步

艱難從容靜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夢弼】

曰舊臣言武嘗事玄宗乃先朝之舊臣今入朝當如鵬程之圖南以回羽翮捧戴北極之

尊北極謂天子也漏鼓還思晝【夢弼】曰漏鼓謂宮漏也宮鶯罷

囀春空留玉帳術【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古

詩將軍空王帳愁殺錦城人【夢弼】曰甫以武有兵略既入朝蜀人愁而思之

也閣道通丹地【夢弼】曰閣道謂劍閣之道丹地乃天子之墀言武自劍閣

而來直入禁中也宮禁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張正已艶歌執戟彤丹墀江潭

隱白蘋 趙曰公自言也爾雅曰萍之大者曰蘋洙曰柳渾詩汀洲採白蘋 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洙曰言當殺身成仁夢弼曰甫自謂隱于百花潭濱之草堂恐終老于蜀不獲歸秦盡美武之趨朝所謂贈人以言也三山老人語錄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君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仗節死義也

##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鶴曰奉濟驛在綿州同是寶應元年作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 洙曰謝玄暉詩嬋娟空復情 幾時盃重把 夢弼曰重儲用切再也 昨夜月同行 趙餘情別恨坐

想慨然列郡謳謌惜三朝出入榮【[illegible]】日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江村獨歸處一作去寂寞養殘生【批】感知已之義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舊】日舊史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韋之晉為潭州刺史則此詩送韋為衡州刺史而作也詩云峽內憶行春韋嘗在峽內作守故云後進大夫卒於潭州故有哭韋大夫詩此詩又云王室仍多故乃指吐蕃大曆二年又入寇京師戒嚴詩蓋作於其年

寵渥徵黃漸【批】京知別有黃香○【箋】曰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

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夢弼】曰以黃霸比韋中丞也權宜借寇頻【洙】曰見河內猶宜借寇恂註【夢弼】曰復以寇恂比之也湖南安背水【趙】背水如依山○【洙】曰韓信背水陣【夢弼】曰韋中丞鎮湖南崔漼爲幕府官以安集湖南之亂也峽內憶行春【洙】曰後漢鄭弘傳太守行春任彥升詩逐令行春反冠蓋溢川迓【夢弼】曰謂韋雖赴湖南而夔峽之民每思之也王室仍多故【夢弼】曰國語威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蒼生倚大臣【蘇】曰晁錯云天下蒼生全倚大臣安養鼎鼐調囊手不可容易錯動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洙】曰陳蕃爲徐穉下榻【夢弼】曰謂韋中丞之待士如陳蕃之設榻禮徐穉也或謂孺子甫自比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鶴】日時賈至爲中書舍人嚴武爲給事中又按公至德二載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此詩乃是年秋往鄜州省家時作

田園須鞭往【魯】日陶潛歸去來田園將蕪胡不歸【師】日甫家在鄜詔許公視之故云須鞭往

我馬惜離羣【洙】日老子戎馬生於郊禮記離羣索居【師】日惜離羣言惜別也

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

雨今日始無雲【夢弼】日謂雨歇也山路晴吹角晴一作時【夢弼】日晉志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生角爲龍吟以禦之

那堪處處聞【洙】日處處聞言所在有之

送賈閣老出汝州【[illegible]】曰賈至爲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鶴】曰奔襄鄧在乾元二年三月今詩云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又云去住損春心則是在元年春作公是時在左掖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illegible]】是送同省曰賈歷中書舍人○【趙】西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爲鄰【師】曰言奔走之勞而感少年之心也

宮殿青門隔【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隔青門謂賈出汝州

雲山紫邏深【[illegible]】曰九域圖汝州有紫邏山故云

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晉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爲太守事【洙】曰潘岳秋興賦予生三十有二而見二毛斑白也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鶴】曰題云暮春江陵則是大曆三年二月作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名家一作于今【洙】曰後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晉卞壼拒蘇峻壼時發背奮力疾戰死二子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徵士翟湯聞之嘆曰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鶴】曰孫季昭示兒編云杜詩中多有反經史字音韻

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馮大卿曰此道未磷緇別崔湜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

玉府標孤映〔洙〕曰此山彩文高霞孤映霜蹄去不疑〔趙〕曰莊子

馬蹄可以踐霜雪激揚音韻徹〔趙〕曰文選音聲悽以激揚籍甚衆

多推〔洙〕曰陸賈遊漢庭名聲籍甚潘陸應同調〔趙〕曰潘陸謂潘岳陸

機〔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孫吳亦異時〔夢弼〕曰言潘岳

陸機孫子吳起時雖有異而調則同也北宸徵事業〔夢弼〕曰北宸謂帝居

也南紀赴恩私〔洙〕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夢弼〕曰南紀指江陵也卿

月昇金掌〔洙〕曰洪範卿士惟月上官儀詩班籍始燕歸金掌露初晞〔趙〕曰卿月

指馮大卿也昇金掌譬近於顯要金掌者金銅仙人捧露盤之掌也王春度玉

墀【洙】曰春秋王次春【夢弼】曰言馬大卿以春時詣天子之丹墀也薰風行應
律【洙】曰詩南風之薰兮禮入風從律湛露即歌詩【趙】曰詩湛露天子燕
諸侯也言方夏初即有殊恩之命矣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
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從才
用切詩云比來相國兼安蜀當是杜鴻漸大曆元年爲劒南節度二年歸朝詔
陪從其歸黃門謂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

令弟尚爲蒼水使【公自註】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趙】曰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〻之要）

名家莫出杜陵人（【宋】曰杜陵有南北杜最爲名家）比來相國

兼安蜀（【批】太直致）歸赴朝廷已入秦（【夢弼】曰時崔旰寇成都杜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職入蜀以平其亂遂還朝也）捨舟策馬論兵地

（【趙】曰以同行二人所以可論兵矣）拖玉腰金報主身（【鄭】曰拖託何切曳也【宋】曰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腰金帶也【趙】一專言叔父黃門也）莫度清

秋吟蟋蟀（【批】此卒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義未不爲名言）早聞黃閣

畫麒麟（【師】曰潘安仁爲黃門作秋興賦云蟋蟀鳴乎軒屏子美勉鴻漸莫空度時節淹留於蜀早歸論功畫像于麒麟閣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公自註〕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鶴〕曰按公廣德元年有陪李使君泛江則李使君之任乃在寶應元年夏故詩云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是時公在綿州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夢弼〕曰以黃霸近美李使君也

看除刺史〔朱〕曰前漢景帝紀註凡言除除故官就新官也還喜得吾

賢玉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趙〕曰屬李使君早寄書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師〕曰此二句言使君幾時到任早寄書達甫

老思節竹杖杖一依拄冬要錦衾眠〔朱〕曰漢張騫在大夏時見筇竹杖云賈人市之於身毒國漢朱寵爲大尉家貧布被帝聞之賜錦被〔趙〕曰

笻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要此二物也蜀都賦云笻竹緑嶺註云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錦衾雖是錦被而字出詩錦衾爛兮**不作臨岐恨**〔洙〕曰陳陰鏗送始與王詩背飛傷客念臨岐惆聖情**唯聽舉最先**〔夢弼〕曰聽平聲〔洙〕曰京房傳舉最當遷註以課最被舉**火雲揮汗日**〔趙〕曰隋盧思道詩火雲赫而四舉史記云臨淄揮汗如雨**山驛醒心泉**〔夢弼〕曰醒蘇挺切**遇害陳公殞**〔洙〕曰子昂後爲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洙〕曰射洪屬梓州鄭曰潸然涕流貌〔夢弼〕曰潸師姦切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夢弼〕曰幽燕通使者謂史朝義廣德元

年正月繼死而河北盡平詩又云秋天正搖落當是廣德元年秋在梓州作度

州唐屬東川

**王室比多難** 夢弼曰比毗至切近也 **高官皆武臣** 洙曰時方急於賞功故武臣在高位鮑曰宋鐵近世兵戈擾擾而高爵厚祿皆武官高牙大旆金紫煌煌駭人耳目我輩頭白作冷局官復何益哉 **幽燕通使者** 洙曰時安史之亂平而幽薊路通矣 **岳牧用詞人** 夢弼曰美路使君也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 洙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 **行蓋出風塵** 鍾曰行蓋言太守皂蓋也趙曰時方吐蕃之亂而剋

史之蓋出風塵以往也戰伐乾坤破【洙】曰所在殘敝也瘡痍府
庫貧【洙】曰軍用匱乏之急也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蘇】曰
元與曰今世事君此諸公宜潔正廉白不可學日前貪饕又王子敬萬民徭役宜科使平
均自無怨謗【趙】曰四句識其爲政可謂贈人以言矣霄漢瞻佳士【蘇】曰張景
陽近數佳士致身在於霄漢之上【趙】曰指路君爲太守自此而還擢當在霄漢矣泥
塗任此身【趙】曰公自言也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補注】詩人玉屑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一任字即人不到處自哀人必曰嘆曰愧獨
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微晚
天地汪汪萬頃奚足云哉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使君一作閬州王君江亭餞

蕭遂州【鶴】曰題云王閬州筵而云春色是他鄉則是廣德二年春作

離亭非舊國【趙】曰莊子舊國望之悵然春色是他鄉老畏

歌聲短短一作繼愁從舞袖長袖一作曲二天開寵餞

開一作悲【朱】曰後漢蘇章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請河太守章行郡按其姦贓乃請

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夢弼】曰二天美王

閬州蕭遂州能相客庇也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趙】曰閬州

與遂州相接也【夢弼】曰陰鏗百花詩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

俱宜下鳳凰【夢弼】曰此美二公爲郡之治効也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

德輝而下之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廣德中爲尚書都官郎自將相公卿無不相厚皆稱交友鶴曰按九域志萬州至達州二百七十里而達州至巴州又二百二十里故詩云接近與名藩詩又云寒江觸石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京兆先時傑趙曰京兆者炅父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爲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琳琅照一門安石曰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座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洙曰甫贈鮮于京兆詩晉文忠孝華一門

朝廷偏注意

【洙】曰天下安注意相接近與名藩【趙】曰自萬遷巴故天接近【夢弼】曰向秀思舊賦余自嵇康呂安居止接近祖帳維舟數維一作排【夢弼】曰數色角切疏廣傳設祖道供帳寒江觸石喧【趙】曰蜀都賦觸石吐雲看君妙

為政他日有殊恩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鶴】曰詩云秋天非夜凉當是大曆四年秋作韶屬嶺南道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夢弼】曰借漢美唐也分符先

令望【洙】曰漢紀與郡守爲符註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夢弼】曰書音義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同舍有輝光【洙】曰同會郎見直子趙傳【趙】曰公嘗

爲郎故用同舍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踈莫相忘【趙】曰言自洞庭而往彼雖無過鴈以寄書去而彼中書信却不可忘也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一作澤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夢弼】曰美甫之善詩也【趙】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小郡海西偏【趙】曰小郡者韋自謂部州也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跕鳶【朱】曰飛鵬跕鳶註並見前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潛然【蘇】曰徐璿至固陵下馬把臂兩意潛然久之乃揮涕分手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趙曰唐志夔州本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改爲夔鶴曰按唐志潁州舊亦爲信州詳詩中海句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詩云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大曆四年夏作夢弼曰崟魚音切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典信一作能典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 趙曰追言天子前時以蒼生之困而選王君爲守其効至於井邑有煙則逃亡復業矣瘡痍無血則誅求不再矣壤歌唯海甸 趙曰擊壤之歌也唯海甸則特淮海無虞也夢弼曰按藝經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鋭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擊戲之先側一壤於地遠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

者爲上蓋古盛也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於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晝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趙曰公自言也荒榛農復秋趙曰言荒年之後又復有秋矣解龜踰臥轍洙曰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漢侯霸爲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夢弼曰解龜言任蒲解龜印而歸也遣騎覓扁舟洙曰晉書劉真長遣騎覓張孝廉般扁舟小舟也夢弼曰甫用使人就王信州借船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趙曰以徐孺子自比而指王鑑爲陳蕃也言鑑相待如陳蕃之見孺子則潁川將何以報之乎潁川乃陳氏郡號也塵生彤管筆師曰公自嘆嘗爲左拾遺也洙曰詩彤管有煒寒膩黑貂裘洙曰蘇秦

有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

雨【洙】曰曹子建賦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煙飛雨散行止各雲

浮【洙】曰劉越石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若雲浮林熱鳥

開口江渾魚掉頭【趙】曰此言離別之景也尉佗雖北拜

【洙】曰尉紂物切陸賈傳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尉佗魋髻箕倨見賈賈因說佗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於是佗蹶然起坐謝賈卒拜佗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夢弼】曰謂犬戎順服也廣州記尉佗立臺以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尺熛道登進朔望升拜號為朝臺太史尚南

留【夢弼】曰太史乃公自比也曰太史公自敘留滯周南【洙】軍旅應都息

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

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

愁【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言聞王信復見陶州之論則可以豁旅寓之愁也

唐理【夢弼】曰以堯美唐代宗也【洙】曰堯稱陶唐氏甘為汗漫遊【批】非

子美吾不讀之矣○【洙】曰淮南子神仙傳盧敖見一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趙】曰

言旣復唐堯之化則無心從官而甘為方外之士也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鶴】曰大曆

三年公在江陵會長史之任故送以此詩云赤壁浮春暮謂李經赤壁以往蘇

州也

星坼台衡地【趙】日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李長史之父必是台輔貴人而有此事惜乎無所考

曾為人所憐【洙】日漢成帝時歌謠日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公侯終必復【洙】日閔元年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經術竟相傳【洙】日漢韋賢父子明經位至丞相

食德見從事【洙】日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克家何妙年【洙】日蒙九二子克家曹植表日終軍以妙年使越【趙】日言李公自妙年克家矣

一毛生鳳穴【變】日按南史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新安王子鸞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日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

三尺獻龍泉【洙】日漢高祖提三尺取天下師古註三尺

劍也

赤壁浮春暮【希】曰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郡西南二百里間按魏武帝紀及周瑜傳操自江陵而下劉備周瑜由夏口往逆戰則操所敗之地乃在江夏之西南今屬漢陽縣則李長史自江陵往姑蘇正經漢陽故云

姑蘇落海邊【洙】曰越絕書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趙】曰言李文往任蘇州矣州以有姑蘇臺而得名

客問頭最白

惆悵此離筵

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鶴】曰詩云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當是大曆四年秋公在潭州作廣陵乃揚州故末有淮海莫蹉跎之句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夢弼日古詩會面安可知今日復悲歌少壯樂難得[illegible]日梁鞮在因數日少壯雖難得樂事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夢弼日喻劍在匣中而氣騰矣冰置玉壺多[illegible]氣字多字較別○[illegible]日言心之清也[illegible]日樂府清如玉壺冰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力爾誰過[illegible]撫接自在秋曉岳增翠風高湖湧波[illegible]突兀○[illegible]日魏文帝浮淮賦驚風泛湧波騫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巫山縣汾州唐十八使君弟宴別兼諸

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鶴】曰詩云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當是大曆元年正月作

卧病巴東久【洙】曰郭璞江賦赴巴東之峽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趙】曰故人指唐使君也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夢弼】曰聽平聲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鶴】曰此詩一本作兩首自衷老應爲難離別已下題曰長流然合爲一者是當在廣德元年秋作是年九月公至閬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音佐【公自註】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補注】日成都前號南京公趙借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爲京兆尹故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補遺】日公有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則江亭在閬州當是廣德二年春公在閬州作

柳影含雲幕一作重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補遺】日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沙暖低風蝶天

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蘇】曰孔孟傷別辭情悰惟傷老大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鶴】曰中丞栢貞節也時爲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伯玉也毋封鄧國太夫人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夔州作然詩云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當是元年歲晚作

中丞問俗畫熊頻【朱】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愛弟傳書綵鷁新【鶴】曰栢二別駕乃中丞之弟故云愛弟傳書【朱】曰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

水神遷轉五州防禦使[夢弼]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荊南節度起居八座太夫人[趙]索遊態〇[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漢文紀註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則否[鶴]曰後漢岑彭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衛伯玉廣德元年拜江陵羣牧防禦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王其母加鄧國太夫人以其檢校尚書故也

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夢弼]曰紀時也

與鄴惠連詩不惜[洙]曰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夢弼]曰公以惠連比從弟也

知吾斑鬢揔如銀[洙]曰秋興賦斑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一作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杜]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回首中丞座[趙]曰言田公所起發之地在夔州寒唐也辭中丞而行猶回首顧戀也御史中丞謂之獨坐馳牋異姓王[夢弼]曰謂陽城郡王也[趙]曰漢有異姓諸侯王燕辭楓樹日[趙]曰楚地多楓也辭以言燕之去鴈度麥城霜[夢弼]曰此紀時也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強[洙]曰葛強山簡愛將也註見前[夢弼]曰以山翁比栢中丞以葛強比田將軍也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公自註]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鶴]曰哥舒翰天寶十四載春入朝道遇風疾留京師勒都尉蔡希魯先歸隴右故詩以送之當是其年作

蔡子勇成癖[彥輔]曰癖謂好著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之義也[蘇]曰張遼養勇銳成癖恃才業成癖

彎弓西射胡[鄭]曰射食亦反

健兒寧[洙]曰曹子建白馬篇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鬬死壯士恥為儒[趙]曰健兒強健之兒也故對壯士蓋自是令日以縣而者為健兒故學者致疑耳曹子建詩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夢弼]曰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大劍何用毛錐子是也陳琳詩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懟懟築長城

官是

先鋒得【洙】曰先鋒謂先師衆而行也鋒取鋒銳之義材緣挑戰須【趙】曰挑徒了切挑戰挑之使戰如左氏之致師也身輕一鳥過【師】非闕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洙】曰言輕健如飛鳥也【修】曰文選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公用此字也【希】曰歐公詩話云初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槍急萬人呼【鶴】曰搶急謂用槍之急使萬人爲驚呼也玄宗實錄翰爲河西衛前將吐蕃大寇邊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此用其事雲幕隨開府【趙】曰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之垂也開府指哥舒翰也【洙】曰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幕於甘泉春城赴上都一赴

作入【補】曰此言哥舒之入奏也天寶十一載冬入朝今言春城赴上都豈由冬末而涉春
亭【鶴】曰寶應元年建卯月以京兆府爲上都而此詩夫寶十四載作乃先言上都何邪蓋
古詩號國都多曰上都
馬頭金匼匝
【夢弼】曰匼口答切匝作答切謂金絡
頭也古樂府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鮑照白苧歌彫屏匼匝組帳鉤
駝背
錦模糊
【補】曰駞之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此謂模糊
咫尺雪山路
雪一作雲【宋】曰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慷慨專
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註八寸曰咫尺尺者言不以爲遠也
歸飛西海隅
西一作青【趙】曰謂希會先勤還隴右也言視雪山路如咫尺不以爲遠故歸飛西海隅也
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
【趙】曰上公指哥舒翰猶有錫命

未已因當少留則蔡子矣將當從爲前驅以先歸也【鶴】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置太師太傅太保東漢以後常曰上公吳詔范愼爲太尉曰宜登上公矣將猶飛將驍將謂能驍衛亦矣驕之義

**漢使黃河遠**【杜】曰漢使張騫窮河源【夢弼】曰此以翰喻張騫也翰時爲河西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

**涼州白麥枯**【夢弼】曰此公紀其地又紀其時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謂以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考之涼州正在河謂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夢弼】曰時哥舒翰節鎮涼州送幕士蔡子先歸歸期正值白麥方熟甫因問高適消息適時隨翰爲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問之靜也【[illegible]】曰王粲傳陳留

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爲屈

送路六侍御入朝【鶴】曰詩云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廣德元年春梓州作

童稚情親四十年【趙】曰言相得於總角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趙】衆人意不分桃花紅工勝錦【蘇】曰李夫人病起南園桃花盛開李不悅武帝問其故李曰不分桃花如錦惱人瘡張帝感其言遂去其花爲一國矣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夢弼】曰唐劍南道禹貢梁州之域南梁州自劒閣而南分爲益州觸忤愁人到酒邊【趙】曰不分生憎所以深言

其紅白也皆俗語中字惟桃花之深紅絮之爛白正是春色放蕩無所倚賴者也如此故翻是觸忤愁人斷送令到酒邊以散其愁【師】曰甫與路侍御相得於總角之時中間不得消息未知後會在何處言今春色使人愁悶不若以酒消遣之【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聽何曾著秋天不肯明素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鶴】曰詩云舟楫諸侯餞又云春日垂雙鬢當是廣德元年泛江作

舟楫諸侯餞【趙】曰言李梓州作泛舟之筵　車輿使者歸【洙】曰

御史乃使者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

鬢天隅把繡衣宋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故人從此去一作遠寥落寸心違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鶴曰題云就弊廬相別又詩云江邊問草堂當是在草堂作從舊次為寶應元年

有客騎驄馬補曰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故公用以比魏侍御也江邊問草堂趙曰公築草堂於浣花溪之濱

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到一作倒世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

○師曰留藥價言有所餽也到文場言傾寫詩章也趙曰謂公自以其居為文場也杜

頭贊元凱文場掛爲武庫入幕旌旗動[夢弼]曰言魏參乎車幕之職也歸

軒錦繡香[夢弼]曰言魏軒車之還也時應念衰疾書跡及

滄浪跡一作蹤[夢弼]曰公自以所居浣花溪爲漁父之滄浪也[鶴]曰公詩所謂百花

潭下即滄浪是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

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

志諸篇末[鶴]曰江寧郡唐爲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

乃薦福寺也晉時有僧嘗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朶於墓其

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

賢註䟽顴長康註百萬及請句䟽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户往來月餘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因餓而果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顔赴北堂一作天語辭中禁家榮赴北堂【世】慈顔赴北堂不成語○【注】曰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北堂母氏也聖朝新孝理【注】曰以孝理天下祖席倍輝光一作行子倍恩光【注】曰祖席飲餞也内帛擎偏重内一作贈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新一作清京口渡江航【注】曰作陰京口皆江南地名【補】曰淮陰楚之州也京口潤州也春隔鷄人晝【注】曰鷄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鷄

人之間矣**秋期燕子凉**【宋】日相期秋時而還也**賜書誇父老**
**壽酒賽城隍**一作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梳凉十一年過父老幾月賽城隍賽城
隍本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批】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薛】
日按古樂府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壽令日合束者皆令富且貴欲令主人三萬歲終歲不
知老爲吏當高遷賈市得萬倍桑蠶當大得主入宜子孫**看畫曾飢渴追**
**蹤限淼茫**限一作恨日淼大水貌【鄭】**虎頭金粟影神妙獨**
**難忘**【修可】日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
絶妙會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日【夢弼】曰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
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鶴]曰惠義寺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

朱櫻此日垂朱實[夢弼]曰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郭外誰家負郭田[夢弼]曰負倚也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趙]衰語

又送[魯訔]曰公送辛員外時暫至綿州[鶴]曰詩云直到綿州始分首則魯之說為是廣德元年作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趙]譚有同舟非 姿媚

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
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鶴】日公嘗陪李梓州四使君登惠義寺則寺在梓州今詩云騎馬行春徑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
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趙】衣冠暮鍾觧不得
雲門青寂寞此別惜捐從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註】相國製文【鶴】日唐志翰林無司馬唯王府長史下有司馬一人又元帥府有行軍司馬行軍左右

司馬大都督府上下州有司馬今題云
翰林張司馬豈非以司馬而居翰林之
事按唐韋執誼翰林故事云翰林院者
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天
下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唐百
官志又云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乘輿
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
術之流皆直於別院梁權道編在乾元
元年亦從舊次耳按南詔傳玄宗詔何
履光以兵定南詔境立馬援銅柱乃還
蓋在天寶七載恐是此時往勤碑
其後鮮于仲通楊國忠討之皆敗

冠冕通南極 杜大體○洙曰通猶通西南夷言南 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海也

文章落上台 杜語壯而險○洙曰謂相國製文 鶴曰院詞宗奏記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又摯盧冊隴西王太尉文曰進登上台則上台指宰相而云也

詔從三殿去〔夢弼〕曰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翠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也

碑到百蠻開〔補〕優柔○〔鶴〕曰高帝絕百粵之兵服虔註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夢弼〕曰百蠻夷狄之總稱也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補〕驛程旅館又喜又悲〔師〕曰此言春時之別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補〕愛之望之祝之願之

贈韋贊善別〔鶴〕曰詩云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當是寶應元年梓州作公又有贈韋贊善詩實權道編在大曆五年叙

潭州則韋亦唐轉南州不得歸也韋乃韋見素之後流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王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秖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蘇曰張季鷹秋日北園詩旅途驚歲晚歸興與心違工部用語補綴尤有工巧了不見痕迹後進可為師範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鶴曰詩云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又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則非廣德二年閬州詩盖其年春暮公已歸成都縱未離閬州亦當已知嚴武再鎮蜀行往依之而此詩殊無此意欵是廣德

元年拜州作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洙】曰以避難奔入蜀故言竄身韋亦避難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一作春鬢色俱蒼為問南溪竹一作笋抽梢合過牆【公自註】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鶴】曰詩云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為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韋韶州即韋迢迢有早發湘潭寄杜員外詩云湘潭一葉

黃蓋大曆四年秋則此詩當是五年春作時臧玠未爲亂公尚在潭州

選曹分五嶺[洙]曰見雲山兼玉嶺詩[趙]曰言崔郎中充嶺南掌選也使者歷三湘[趙]曰言崔郎中出使歷三湘也寰宇記以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才美膺推薦[洙]曰言魏爲人所薦而爲判官也君行佐紀綱[趙]曰言魏君之行崔佐君之紀綱也[洙]曰左氏傳紀綱之僕佳聲期共遠期作斯[趙]曰魏崔皆著佳聲共遠矣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洙]曰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趙]曰戒魏君之佐選事當以公也嫌疑陸賈裝[洙]曰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佗賜賈槖中裝直千金[夢弼]曰又戒之以槖也今魏君往嶺南充掌選判官苟有千金之

裴如陸賈則爲嫌擬矣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蘇】曰謝孚竄嶺外春日語客曰昔年洛下狂歌痛飲唯嫌日短今竄居嶺南倫覺日長要黑不能吾其奈何予因有感書示翟夫子

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寄一作夜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趙】曰詩云帝京氛侵蕩又云送遠秋風落當是至德二載未復京師前是年吐番遣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其贊巨川以行者故有慎爾參籌畫之句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趙】曰往吐蕃使青海故云海氣寒也

帝京氛祲滿【宋】曰氛祲不祥之氣言胡塵汚染帝室【趙】曰蓋京師猶未復故

曰氛祲滿也人世別離難【蘇】曰季珏人世萬事惟別離最難絕域
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勑書憐贊普【朱】曰贊普吐番王名
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子寬子雲
清自守今日起為官【朱】曰漢揚雄字子雲三世不從官草大玄有以
自守泊如也起為官以子雲比揚判官也垂淚方投筆【朱】曰班超家貧為官
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宅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間乎言以戎事為憂故垂歎投筆如班超投筆而起志在功名傷時即
據鞍【夢弼】曰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儒衣山鳥怪【蘇】曰桑開再歸
中條時春鳥翠蔓聞嘆曰山鳥亦怪我儒衣歸漢節野童看【趙】曰蘇武杖漢

節牧羊

邊酒排金盞一作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蕃一作經〔洙〕曰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雪重拂廬乾〔修可〕曰拂廬蕃帳名〔趙〕曰吐蕃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聯愼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鮑〕曰翰何干切羽也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杜〕權可取稍碍不是氣象。〔鶴〕曰言當以功名自致遠大〔黃〕曰言刷整羽翼飛騰之光在此時也〔趙〕曰莊子言鵬之飛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舊史杜鴻漸大曆二年六月戊戌自蜀入朝而今詩云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又巫峽秋濤天地回當是大曆二年

青簾白舫益州來[夢弼]曰舫府望切舟也[蘇]曰劉諳自益州歸荊渚白舫白棹皆繡帆青簾多載妓女峽人呼為天上樓船巫峽秋濤天地迴

石出倒聽楓葉下[夢弼]曰聽平聲石謂灩澦堆之石也櫓搖背

指菊花開[杜]兩句皆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妙○[夢弼]曰此紀時也

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夢弼]曰左傳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南極一星朝北斗[趙]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洙]曰晉天文志北極北而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北辰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人君之象也[趙]曰南極以言李公在楚而往是為南極之星北斗指長安盡上直北斗而號北斗城也[鶴]曰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蓋以此星喻杜

鵷漸之老也五雲多處是三台[illegible]曰五雲五色雲也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也趙曰晉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三公之位也夢弼曰三台指杜相公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鶴曰詩云大家東征逐子回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當是王侍母於夏初歸黔中郡即黔州採訪使之所治舊次廣德元年

大家東征逐子回[illegible]逐子不爲佳○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洙曰後漢曹世叔妻者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李夢弼曰家音姑顏師古註姑者尊長之稱如婦之於姑之義也

風生洲渚錦帆開洙曰

場帝以錦爲帆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白白一作旦旦【趙】宦遊迎養豈弟能言○【修】【可】日楚國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筍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筍爲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獨食夫婦甞力作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甞供二母之膳王判官侍母回黔故有此句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蘇】曰寰宇記黔州黔陽郡莫怪頻頻勸酒盃【蘇】曰蕭鳳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使分袂不悲

送韋書記赴安西【鶴】曰公以天寶十載獻三賦召試文章進

封西嶽表云幸得奏賦待一製於集賢今
詩云公車留二年當是十一載作又云
白頭無籍在公自謂未受官也安西都
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節度使撫寧
西域是載封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
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
度支營田副大
使知節度事
夫子欻通貴【趙】曰欻許勿切有所吹起貌欻通貴忽然而貴也雲泥
相望懸【夢弼】曰雲泥謂貴賤之懸隔如雲之與泥也晉丁挹書雲泥異途邈矣懸
隔白頭無籍在【世】籍在如聊賴語介謂無人復尉籍如韋也故與哀憐爲
對以爲通籍殊絆○【夢弼】曰甫自謂年老不適禁籍也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
有籍在朱紱有哀憐有一依郎【趙】曰韋君爲書記則賜緋矣有哀憐則言

朱紱之人哀祷於我有書記赴三捷一作捷[洙]曰采薇詩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註捷捷勝也三勝謂侵伐戰[洙]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夢弼]曰指安西主

將也又以言韋君矣公車留二年[洙]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今屬

衛尉上書者所詣[夢弼]曰甫自謂也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

茫一作蒼[趙]曰公自謂也公自負其才既見韋之通貴而身留公車不能無觖望故欲去

而之江海矣[洙]曰以道不偶欲放跡於江海也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鄭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

都府[illegible]曰鄭七精切縣名在梓州[鶴]曰詩云野花隨處發高柳著行新當

是廣德元年春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趙]曰以言其行路之辛苦他山自有春[趙]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且不見舟楫之苦耳○[蘇]曰阮咸歸凍留與俱留咸日看洛中春罷去王尚日他山春色甚可人意清泉白石請人耳目此洛中無塵土氣味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一官作妖[鶴]曰冇胡罔切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師]曰甫與二判官於情最親臨此送別言其此去遠水不能無風浪他山雖有春兄弟不得同賞以至蜀花官柳觸目使人不能無傷感也

別崔潩因寄薛璩孟雲卿[公自注]內弟潩赴湖南幕職[鶴]曰詩云荊州遇薛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批]十字有典有則○[趙]曰志士本惜妄動而受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選赴幕職於湖南也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朱]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趙]曰言不可以久磨甚淬礪便以爲利所貴尚者取磨不磷涅不緇而已夙夜聽憂主[夢弼]曰聽平聲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蘇]曰阮瞻行程劇曰須子寄語友人欲與子共竹林諸公論詩耳

送王十六判官[鶴]曰此詩當在夔州作是時蜀客避崔旰之亂盡下荊南而王今復入故詩云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乃大曆元年作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趙]曰夔州俗沽水買薪

鳴櫓少沙頭少一作已[夢弼]曰少觜少頁也江陵舟船至泊於郭外沙頭李肇國史補朝發白帝暮宿江陵

衡霍生春早[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

瀟湘共海浮[夢弼]曰瀟湘水出夷零

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希]曰庾信宅在江陵

送覃二判官[鶴]曰詩云跧跡病江漢不復謂承明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覃是時歸長安也[夢弼]曰一作覃十二判官

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趙]曰先皇指肅宗也小臣公自謂也[洙]曰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帝上騎羣臣後宮從士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屣耳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選]曰選云鯨魚失流而蹉跎前漢嚴助傳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之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若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之廬在石渠閣外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謂帝承明廬[夢弼]曰甫先爲左拾遺嘗謁肅宗於承明殿矣三輔黄圖漢未央宫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餞爾白頭日

[洙]曰鄒陽白頭如新

永懷丹鳳城

[趙]曰指言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遲遲戀屈宋

[夢弼]曰屈原宋玉皆楚大夫也

渺渺

臣荆衡趙曰荆則荆渚衡則衡山夢弼曰甫時旅寓於荆渚衡山也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魄斷航舸失夢弼曰航何唐切舸古我切楚人大船曰舸言望單大夫之去船黯然分別而魂斷也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朱曰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袁趙曰亦有意於長安帝京美

重送劉十弟判官鶴曰詩云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故詩又云別浦鴈賓秋

分源豕韋派趙曰言劉與杜同出也左氏傳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註云劉累代彭姓豕韋之

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別浦鴈賓秋【修】曰月令秋月鴻鴈來賓【鮑】曰張衡云寘鴈別浦蘆葦將秋

年事推兄忝【趙】曰劉孝標答郭詩書云年事道盡容髮衰謝年事盡言年歲之事也【夢弼】曰以年推之則甫忝爲兄矣

人才覺弟優【夢弼】曰以人才論之則劉覺爲優矣

經過辨豐劍【洙】曰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在豫章鄷城令掘獄屋基入地四尺得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大阿

意氣逐吳鉤【洙】曰吳鉤吳王所鑄之金鉤也

垂翅徒衰老【洙】曰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先鞭不滯

留〔趙〕曰劉琨與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別蘇徯赴湖南幕〔鶴〕曰公有贈蘇四徯詩云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鴿而此詩云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當是大曆四年旅

故人有游子棄擲傍天隅〔宋〕曰李陵詩遊子暮何之又各在天一涯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趙〕曰他日前日也常愛憐蘇之才命以爲必超騰矣而今居然猶壯圖之屈也十年猶塌翼〔宋〕曰陳琳檄忠義之佐垂頭搨翼絕倒為驚呼〔宋〕曰昔琅琊王澄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消渴今如在提攜媿老

夫〔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有此疾〔鶴〕曰禮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又自稱曰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鶴〕曰蜀龐統號鳳雛易林鸞者鳳之雛得寶飜蒼竹棲枝扣翠梧〔鶴〕曰鳳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北辰當宇宙〔夢弼〕曰前代宗當宁而立也南嶽據江湖〔夢弼〕曰南嶽謂衡山也〔趙〕曰據者盤據之據以蘇徯往、赴湖南幕客故若其地而言國帶煙塵色〔趙〕曰時干戈未息故云煙塵色兵張虎豹符〔趙〕曰杜詩傳發兵皆以虎符〔洙〕曰史記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數論封內事〔夢弼〕曰數色角切揮發府中趨〔洙〕揮發非○〔鶴〕曰言蘇徯為幕客則數論其湖南封內之事而能發

揮之也府趣之人非一人也古樂府冉冉府中趨

贈爾秦人策 爾一作汝

【洙】曰文十三年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註策馬撾臨別投之馬撾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

莫鞭轅下駒 【洙】曰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毋而已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鶴】曰大曆五年秋公將北首而卒於潭岳之間

水闊蒼梧野 一作晚【洙】曰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漢江流【夏[illegible]】曰蒼梧今之梧州也

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 【朱】曰顔延年詩途窮

能無慟身老不禁愁蘇曰孔伸年老失意不禁愁恨大府才能

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誰一作俱趙曰公以蘇秦自比也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鶴曰公自寶應元年後遊東川屢欲往荆州在夔又因詩屢及宋玉宅此詩以李功曹之荆州故又言之是大曆元年作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洙曰江陵古荆州有宋玉宅韓愈爲江陵法曹亦有詩云宋玉庭邊不見人是也師曰按余知古諸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云誅茅宋玉之宅穿逕臨江之

府子美在夔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又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疑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於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洙】曰阮籍詩上有楓樹林遠望令人悲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鶴】曰東崇在綿州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是也當是廣德元年送辛員外暫至綿州時作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適情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之操持必去嫌宅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趙】自是丈人存語今人小兒必怪○【夢弼】曰陶潛傳潛素

簡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鶴]曰詩云江花報邑人又云卧疾却愁春當是大曆五年春潭州作

連城為寶重[鶴]曰魏文帝與繇書不損連城之價註謂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璧也[夢弼]曰此以喻趙明府之貴也

茂宰得才新[蘇]曰謝玄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夢弼]曰言得趙明府英茂之才而為新宰也

山雞迎舟楫江花報邑人[洙]使語不俗○[趙]曰上句則禽鳥知所馭下句則草木知所喜[希]曰山雞江花蓋暗用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之縣

七

論交翻恨晚【趙】曰公與趙君晚方論交也臥病却愁春

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曰言施惠愛而南人喜悅公自謂老身亦霑餘波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辭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然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筆即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鶴】曰按通鑑至德二載十二月崔器呂諲言陷賊官準律皆應處死李峴云槩以反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於是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以三等者流

貶虔在次三等之數故止貶台州司户所以詩云垂死中興時又云蒼惶已就

長途往當足至德二載十二月作

鄭公樗散鬢如絲〔朱〕曰莊子有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酒後常

稱老畫師〔朱〕曰虔善畫嘗獻詩畫又書于明皇御批號爲三絕萬里傷

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朱〕曰時初復京師虔以陷賊貶

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

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朱〕曰言交契之期死生不替

暮冬送蘇四郎傒兵曹適桂州〔鶴〕曰通典漢司

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唐三都督府上中下州皆有之詩云虛

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蓋指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翃毀之此當是其時作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洙】曰史記蘇秦字季子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

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洙】曰陸士衡有擬古詩

爾賢埋照久【洙】曰阮步兵詩況醉似埋照

余病長年悲【夢弼】曰淮南子太業落長年悲

盧綰須征日【洙】曰漢書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來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夢弼】曰以蘇秦比樊噲也

樓蘭要斬時【洙】曰昭帝時傅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夢弼】曰又以蘇秦比介子也

歲陽初盛動【趙】曰十二月二陽生矣

王化久

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希】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徯適桂州所經從也【趙】曰因送蘇徯適桂州而思舜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葬于九疑之山耳

送段功曹歸廣州【鶴】曰詩云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當是寶應元年春作故詩云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

南海春天外【夢弼】曰廣州南海郡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江明落一作湯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夢弼】曰交趾君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幸君因估客估一作旅時寄錦官城【鮑】曰錦官城即蜀【趙】曰公巽段以丹砂[illegible]

蔦巾爲惠也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舊］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洛即東京也殆是自此爲例故至大曆年間猶然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唐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倉曹參軍事各二人餘各一人公大曆元年至夔當與孟倉曹兄弟往還賦孟氏好兄弟是也

此當在二年作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批］藻鏡亦拙○［夢弼］曰藻鏡猶藻鑒也言孟倉曹赴選客東京也［夢弼］曰按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江山憔悴人［批］憔悴字活道塗之歎流滞之感也○［夢弼］曰甫自謂也

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希〕曰夔屬楚地東都河南府有鞏縣故云

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洙〕曰見休覔綵衣輕註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謂州覲省〔鶴〕曰詩云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當是大曆四年冬作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洙〕曰潘岳賦壽觴舉慈顏和論語父母在不遠遊〔趙〕曰佳士指殷六也慈顏殷之母也言望其遠遊而歸也甘從投轄飲〔洙〕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趙〕曰言甘從蔡五之飲也肯作置書郵〔洙〕曰殷羨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士

人因羨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棄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羨不爲置書郵【趙】曰言殷不苟爲人携書也高鳥黃雲暮【蘇】曰古樂府云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寒蟬碧樹秋【趙】曰江淹詩碧樹先秋落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夢弼】曰甫嘗有渴病故也

送司馬入京【鶴】曰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云爲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疑誤以司直爲司馬也

羣盜至今日上【洙】無以上語有以意下句猶矍然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話涕霑巾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公[鶴]曰楊侍御使蜀而張參軍往依之故作此詩張與楊未詳其為何人唐志三都大都督府諸州俱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武德初改行書佐尋又改曰參軍事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朱]曰兩家相通往來言至契熟也此別恨所以添兩行秦樹直[鶴]曰樹而謂之兩行者夾路所植之樹也按會要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兩京道路並種果樹大曆八年七月勅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種斫伐樹木其有闕處勾當補填則在唐時道路兩傍皆植樹木今自長安入蜀道出於秦故云萬點蜀山尖○[批]隨意點染愁絕如畫[夢弼]曰言自秦而之

蜀驛樹傍列蜀山森聳爲難歷也御史新驄馬[洙]曰楊侍御參軍舊紫髯[洙]曰爲張赴參軍之任也晉郗超爲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參軍以超髯爲故也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夏]曰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趙]曰正以言楊侍御爲皇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必無嫌所以薦之也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鶴]曰詩云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皆玄宗肅宗將葬當是廣德元年梓州作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歸爲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江一作春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

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詁【趙】曰公自負其詩如此【補】曰朝野僉載咸亨中謠曰莫浪傳阿婆嗔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夢弼】曰裴虬字深原永嘉溫州也【鶴】曰裴虬大曆四年爲道州刺史所謂裴端公者公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憶子初尉永嘉去考世系表虬終於諫議大夫乃洗馬裴之後此詩云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則公欲學靈運遊山以償前者不能窮扶桑之恨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或是蓋枉手扎詩云軍符侯印取豈違紫燕綠耳行甚速謂七年之間自綠尉而至於守也

孤嶼亭何處〔夢弼〕曰嶼徐呂切山高皃猶言亭亭也天涯水氣中〔夢弼〕曰謂永嘉邊海也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夢弼〕曰故人指裴二也絕境則指孤嶼亭矣隱吏逢梅福〔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補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也遊山憶謝公〔趙〕曰謝靈運爲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巖扁舟吾已就一作具把釣待秋風〔illegible〕曰杜預書曰吾本麋鹿心姓強拘名利欲脫不能漢水澄明鯿魚正肥待得秋風涼今吾當把釣盡此林泉之志〔夢弼〕曰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鶴〕曰詩云時危兵甲黃塵裏日

短江湖白髮前當是大曆三年秋晚作是年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逍遥公後世多賢〔洙〕日韋嗣立封逍遥所隱谷日逍遥谷〔田〕日逍遥北史韋夐字敬遠孝寬之兄志尚夷簡淡於榮利號日逍遥公故世系表謂韋氏九房以夐之後爲逍遥公房嗣立之後爲小逍遥公房以送別之〔師〕日子美稱逍遥公乃夐非嗣立

爾維舟惜此遂念我能書數字至能書一將作常能

詩不必萬人傳〔趙〕日言思念我則寄將我之詩去則不必傳之萬人也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趙〕日言鬢已白矣而短景中之江湖在其前也

古往今来皆涕淚斷腸分手

各風煙〔趙〕語各矜重○〔宋〕日別賦造分手而銜涕又分手易前期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鶴曰此詩梁權道編在大曆四年而詩云西戎鄠杜傍却是年京師無吐蕃之禍按史三年八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九月又入寇京師戒嚴邠去京師不滿四百里所以言在鄠杜之傍若四年雖寇靈州而京師未嘗戒嚴殆與詩句不叶又詩云南客瀟湘外蓋是時公在岳陽故云四年公在潭正在瀟湘間自不言外矣當是三年冬晚作無疑

參卿休坐幄 希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夢弼曰參卿言長孫坐於帷幄為參謀也

蕩子不歸鄉 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蘇曰顏延年古樂府緣得避蕩子一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卧幽房夢弼曰青自謂也列子天瑞篇人

有去鄉土遊於四方不歸者世謂之狂蕩之人也

南客瀟湘外【趙】曰公北人也而在湘潭是爲南客

西戎鄂杜傍【朱】曰鄂縣杜陵俱在長安【鶴】曰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

衰年傾蓋晚【朱】曰鄒陽傳傾蓋如故【夢弼】曰家語致思篇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

贊日繫舟長【趙】曰言舟留滯而未行也

會面思來札【朱】曰古詩會面安可知又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趙】曰言發會面則每思來札所以預屬其寄書也

銷魂逐去檣【朱】曰別賦黯然銷魂

雲晴鷗更舞 風逆鴈無行【趙】曰列子云鷗鳥舞而不下詩云西膠鴈行【趙】曰言別時景也

匣裏雌雄劍 吹毛任選將【夢弼】曰吳越春秋干將莫耶之劍能決吹毛遊塵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鶴]日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嘗權夔州故此詩云落日謂陽情當是大曆二年作

火旗還錦纜[朱]日龍旂九旒以象大火諸侯所建鳥旟毛旒以象鶉火州里所建吳甘寧以錦維舟[趙]日火旗朱旗也還錦纜則軍從舟中歸矣白馬出江城[趙]日指言卿二翁也龐德好騎白馬號白馬將軍嘹唳吟笳發[鮑]日戴亨塞管吟笳寮唳曉風透客聞之心驚意懶蕭條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謂陽情一作明[illegible]日巫峽言夔州謂陽言長安所以懷卿也[illegible]日時崔卿權夔州甫乃卿之舅所以懷之也詩秦風我送舅氏日至謂陽留滯嗟衰疾[趙]日嘆其留滯於夔也何時見息兵[鮑]日馮約日盜賊蜂

起江誰秦楚民不奠挑何時息兵歸養殘喘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舊】曰詩云黃牛峽白馬江以言韓出峽所經之處則公在上流矣從舊次爲上元二年在成都作

兵戈不見老萊衣【補】曰干戈阻隔母子離散故不相見也歎息

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

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朱】曰盛弘之荊州記宜都四陵峽中有黃牛山山上有黃牛形江端縈回白馬江寒樹影稀【舊】曰按九域志與元府有白馬山巴州有白馬充鼎州有白馬湖寰宇記綿州有白馬潭江陵有白馬洲此雖未詳以何爲言然公有登白馬潭詩夔州歌云白晝攤錢高浪中而江鄭樂雜志引此詩

作白馬難前當是夔州有此地名與黄牛峽不遠皆出峽之所經也

此別應須各努力夢弼曰峽江臨險甫因戒之欲其謹重也故鄉猶恐未同歸同一作堪極怨○趙此子美自謂深悲夢弼曰故鄉指長安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趙曰公時在衡復回次潭盖欲歸襄陽也詩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今計其年當是大曆五年作未幾公即世美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夢弼曰西康州乃同谷縣趙曰初同避地於西康州凡十二年秋而復相逢於洞庭也遠愧尚方曾賜履夢弼曰尚方乃主造御器用也趙曰公嘗為左拾遺則蒙尚方賜履矣

竟非吾土倦登樓【批】說盡轉惕○【□】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久存膠漆應難並【□】曰言雖有膠漆之好而才器相遠爲難比蓋公自謙也【□】曰陳重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

一辱泥塗遂晚收【趙】曰言流落而汨没也左傳使吾子辱在泥塗【□】曰言李衛初得罪而流落汨没及晚年稍見錄用

李杜齊名眞忝竊【□】自引李杜亦謷○【宋】曰後漢杜密傳黨事既起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也范滂傳滂詣獄與母訣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註李膺與杜密【夢弼】曰甫自謙也

朔雲寒菊倍離憂【夢弼】曰九歌思公子兮徒離憂

ㄙ別常徵君【鶴】曰詩云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又遷居夔州郭詩云伏枕雲安縣當是永泰元年冬在雲安作故又云寒衣寬總長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洙】白髮少寒衣寬爲句○【蘇】曰曾子建詩瘦覺衣寬長愁知酒淺【時】曰以病瘦之後故衣寬而總長大也

故人憂見及【夢弼】曰故人指徵君見及猶云訪及也

此別淚相忘【趙】曰離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各逐萍流轉【洙】曰海賦萍流而逢轉

來書細作行

ㄙ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在梓州詩云傷春一水間當是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春一作心[illegible]曰傷春非但不若傷心之快古詩云相望一水間

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一作遠[illegible]曰花遠非蓋重重樹則已有遠意不可疊用也

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鶴曰公以大曆三年冬發公安往岳陽今詩云檣烏相背發蓋其時故題云余下沔鄂後不果至武昌夢弼曰晉肅即李賀之父韓退之嘗為賀作諱辨沔今之漢陽也

正解柴桑纜[illegible]曰柴桑地名在江州洙曰謝詩解纜候前侶趙曰公將下沔

鄴也仍看蜀道行[趙]曰送晉肅入蜀也檣烏相背發[趙]曰舡檣上刻為烏形塞鴈一行鳴[夢弼]曰行胡郎切列也記序別之時也南紀連銅柱[洙]曰見南紀標銅柱註西江接錦城[洙]曰世說成都城皆種芙蓉至秋盛開望之若錦故號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批]可念○[趙]曰嚴君平賣卜於成都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送元二適江左[公自註]元結也[鶴]曰詩云風塵為客日謂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入寇此詩是時作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趙]曰公言其遭戰鬭之時旅泊於外江海送君情[批]兩句慟慟乎其予可揜○[趙]曰言

元適江左也晉室丹陽尹[夢弼]日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任昔溫嶠嘗為其尹故以元氏之公孫白帝城[批]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偽也○[鄭]日白帝城亦自言客居夔州也[趙]日元既往為丹陽尹則舟行而去經白帝城而下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批]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蔡]日元嘗應孫吳科舉

送裴五赴東川[鶴]日詩云何日通燕塞當是在廣德元年史朝義未死前詩是上元二年成都作若以為寶應元年則公是年秋亦在梓州矣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

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贈別何邕【鶴】曰何邕即前所謂何十一少府詩云綿谷元通漢當是何爲綿谷尉又云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則何與公同京兆人也按綿谷屬利州而利與劍州爲鄰劍至綿不遠三百里公寳應元年送嚴武至綿時作此詩以送之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洙】曰鄭當時傳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悲君隨燕雀【洙】曰公孫弘傳鴻鵠之翼困於燕雀【夢弼】曰言朋友遭亂而離散也【夢弼】曰言祿位早微也陳勝傳勝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

何富貴也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薄宦走風塵**【夢弼】曰陸士衡詩飄飄冒風塵**縣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趙】傷心語別○【鶴】曰綿谷屬利州而通漢水此言何邑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鶴】曰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蘇】曰張翊送友人入關曰憑君傳語故園春色來歲湘期友人笑而去【夢弼】曰甫留蜀中有懷鄉之念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鶴】曰詩云柴門老病身當是公在浣花作首云戎馬交馳際蓋指寶應元年史朝義陷營州卷渾旋刺陷梁州河東河中軍皆亂故也當是其時作詩又云地對峩眉晩天高峴首春可謂精矣

我馬交馳際崇門老病身【[illegible]】曰王字敬見戴文文曰公子意厚時過柴門來慰病身所謂歲寒知松栢之操也把君詩過日【[illegible]】曰晉索靖語魏玄同曰弊居謝絕人事病中無以慰牢落把君詩軸過日足有發益念此别驚神一作念別意驚神【朱】曰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地闊峩眉晚一作曉【趙】曰峩眉山在蜀【朱】曰公自言在蜀也天高峴首春【趙】曰言鄭之赴襄陽也峴首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朱】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屬襄陽【夢弼】曰甫意以龐公與鄭鍊為一輩人也故有是句

##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夢弼】曰鄭鍊出監蜀今任滿也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潔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蘇】曰江總曰今出入無馬禁寒無裘誰是感激之士惆此還客

送人從軍【公自註】時有吐蕃之役【鶴】曰王仲宣詩從軍有苦樂借問所從誰詩云弱水陽關在甘州沙州皆屬隴右道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趙】曰無地言水多也近天言山高也今君渡沙

磧【鶴】曰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礓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果日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宋】曰忘於功名

封侯不計年【出】意氣語然可以勸忠非淺淺丈夫者○【朱】曰有功即封【趙】曰言其從軍乃緣好武於是用命之秋豈不論命有功封侯漢制也不計年所以激發之

馬寒防失道【師】曰李廣征匈奴失道當斬贖為庶人此戒之之辭雪沒

錦鞍韉

送遠

【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去秦而北詩云帶甲滿天地當是指其年史思明之亂方殷而李光弼等平之又詩云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則作詩時

公將去秦也

帶甲滿天地【注】日盜賊充斥時方用兵胡為君遠行【愛】日言遠行以戍邊也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批】如畫出塞圖矣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批】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蘇】讀日張翰命駕歸吳一世高其節阮彼歎日陳留范蠡遺史因此知季世見古人情矣【趙】日楚辭日悲莫悲兮生別離則古人之情可見矣

。泛江送客【鶴】日詩云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當是廣德元年公暫遊左綿時依東津在綿州按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盃落【趙】曰以其行而勸之既别矣淚所以落愁連吹笛生【朱】曰馬融去京踰年有洛客逆旅吹笛暫聞之甚悲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坡】曰離筵祖席也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夢弼】曰李尚書名之芳宇文名彧尚書之甥也石首縣屬江陵【鶴】曰縣在府東南二百里當是大曆三年公在江陵作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子美【洙】曰晉魏舒傳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竒曰當爲外

氏成出宅相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
郎官瑞宋曰書羽畋夏翟註翟雉名漢蕭望之爲郎有雉數十常隨車翔集皃
看令宰仙或宋曰王喬皃爲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
偷子美數語欹紗帽欹一作敧高文擲綵牋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宇單父長多暇河
陽實少年子美宋曰單父宓子賤所治河陽潘岳所治客居逢自
出夢弼曰以外甥也故云自出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爲別幾淒然
之芳夢弼曰莊子太宗師篇淒然似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

之子重況鄭監前湖 審辭○[批]此題略不可[鶴]曰前詩云

變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又云客居逢旨出今題云宇文晁尚書之甥則詩在

前篇之先作故詩云野水春來更接連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

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 [蘇]曰羊佑酒中迴船葛巾欹側

樽當霞綺輕初散 [洙]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 棹拂荷珠

碎却圓 [趙]曰梁元帝詩荷珠摇水銀 不但習池歸酩酊 [夢弼]

曰晉山簡鎮襄陵多之習氏池上輒醉 君看鄭谷去夤緣 [趙]曰鄭子

真耕荼谷口[夢弼]曰以鄭子真義鄭監也

。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鶴曰新亭在梓州當是廣德元年作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 希曰漢項羽傳飲子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楚辭曰曆吉日兮吾將行之義 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 絕葷終不改 夢弼曰葷許云切辛臭菜也 勸酒欲無詞 勸酒一作勸醉 已墮峴山淚 洙曰晉羊祜傳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詩東山零雨其濛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探韻得深字【鶴】曰唐地理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楊當是江陵人爲其縣令詩云天地西江遠公在江陵賦詩多用西江字齊集書省有正書秘書省有正字隋唐因之當是大曆三年作

醉酒揚雄宅【洙】曰揚雄有宅一區家素貧耆酒【夢弼】曰以揚雄比楊長寧也

升堂子賤琴【洙】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治

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蘇】曰黃歇秋天索寞愁對分襟

天地西江遠【趙】曰言江陵送別之處

星辰北斗深【夢弼】曰言望長安之遠也長安之城上直北斗

烏臺俯麟閣【洙】曰御史府中有栢樹常有野烏棲宿其上麟閣正字所居陳子昂爲麟臺正字【希】曰漢圖籍藏之麒麟天祿二閣唐天授初改秘書省爲麟

閣【夢弼】曰烏臺美崔侍御也麒麟閣美常正字也

**長夏白頭吟**【洙】曰古樂府白頭吟【夢弼】曰紀敘別之時也

**送靈州李判官**【夢弼】曰詩云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謂至德二載史思明降後河北悉爲唐有後思明再叛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李光弼乾元二年又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河北節度使故稱神兵詩又云將軍專策略當是指王思禮是年七月爲關内路府節度兼大原尹北京留守故亦可謂神兵動朔方也此詩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

主神兵動朔方

與嚴二歸奉禮別【舊】曰詩云遥聞盛禮新又云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當是廣德元年在閬州作故詩又云巴俗自爲鄰唐志太常寺奉禮二人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漢大鴻臚有治禮郎後齊爲奉禮後周爲理禮隋又爲奉禮唐因之

別君誰暖眼【批】換吟眼爲暖亦新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爲隣【批】六句字字警惝怳微軀在遥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舊】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

陽瑱誅戌者潰是時薛嵩以四州降張忠志以五州降張獻誠以汴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寶應元年冬廣德元年春請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巴西聞收京送班司馬入京鶴曰巴西指綿州當是廣德二年春公在綿州作故詩云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本中曰黃屋車蓋也正殿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三

[illegible]本 廿